

論

語

稽

論語稽叙言

尼山精誼因時制宜誠說渺通徒執跡象不爲詮釋大義譬如譬
皎日未昇燭火不熄宦子伯銘憂之於是有論語稽之作而詰爾
誨之復說明不背共和之意旨嘻其知言哉夫堯舜揖讓揖讓者
共和之鼻祖也尼山則祖述之湯武征伐征伐者革命之導師也
尼山則憲章之所謂無可無不可者皆因乎時以制宜也至於尊
周王魯義秉春秋公山佛胖之召則以爲東周可爲茲體甚大特
當專制之世說者未之發明耳鄒輝之賢自稱願學而民重君輕
之語居然被之七篇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誨之楹書能讀古人
與稽乃取茲篇表章而著明之可謂先得我心者矣余維共和之

名昉於東周行於歐美然東周有其名而未盡其實歐美行以漸而未行以驟今者五族共和千載一時其驟進軼於歐美其實效邁於東周卽尼山所謂時之一字有以陶亞甄歐開來繼往如今日也惟望稽古儒生識時俊傑以尼山之真血脉鑄造共和之真精神而勿爲反唇相譏數典忘祖也誨之其有意乎書以貽之

中華民國臨時副總統領湖北都督事黎元洪叙

論語稽序

昔孔子丁衰周之世抱道而無所遇迺退而序易象刪詩書正禮樂因魯史以作春秋於是十翼以張四始以列七觀以標五經以正五音以譜五例以明天道決而人事備蓋昭昭乎若日月之明離離乎如星辰之行也孔子既歿七十子之門人懼微言終絕復纂錄孔子之應答弟子時人者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者爲論語二十篇其中言易言詩書言禮樂春秋者匪一則論語者固羣經之鎖鑰也故自漢宋以還說經者渺不自論語始然人自爲說其義各殊故不能有得而無失其始也失之繫繼失之雜中失之悻後失之黨最後不失之黨卽失之肆卽失之瑣要其歸不過漢宋兩學慳爲勝負究於聖道無大乖鑿也訖今民國肇建君臣之道廢議者竟謂孔子尊君抑臣欲罷其祀而廢其書噫何其愼也夫孔子爲聖之時其時周道衰而王綱未解自不得不明君臣之義且其所述六經皆取先王之政教典章未嘗離事而著理卽論語固多孔子之遺言然於君臣之際亦未見其果尊而果抑也如曰君君臣臣君使

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事君勿欺而犯忠焉能勿誨乎諸大旨是寧備責之臣邪抑責之君邪此固有識者所共知則又烏可以廢哉其亦弗思爾已今年春遵義宦君誨之出其尊甫 幸齋先生所著論語稽問序於予予爲之再三讀竊嘆 先生能萃聚羣言折衷於前誨之能曲體聖心補苴於後既無門戶漢宋之見復不倍民國共和之旨先生之志可謂勤而誨之能繼 先生之志尤爲不可及也予力薄媿不足以闡揚聖道故爲反覆道之於此世苟有深思好學者繇論語稽而上索之六經俾先聖之道獲用不墜豈微 先生與誨之之幸抑亦予之幸也夫

民國二年二月一日黃岡夏壽康序於湖北民政府

論語稽序

民國元年始黜六經罷孔祀黔中宦誨之獨介吾友劉若生致其先德莘齋先生論語稽都下使序之明年春當民國統一之期年政府特闢天地壇縱遊樂余登饗殿觀鐘彝輒泫然流涕曰嗟乎孔教亡矣吾其得爲猶太之民乎哉乃取論語稽而序之曰人之並育天地間而不相害者敬愛之良不忍而已古者聖賢不得志哀天下之民困於強暴而無能殄之也創爲宗教特尊天地鬼神以懾之帝王知其然故宗教嚴而天下大治宗教者積不忍之誠發人敬愛以救刑賞之窮杜爭殺於無形之域者也顧嘗涉觀宗教諸書要未有廣大精微如我孔子者孔教之書莫詳於論語其說一貫以仁而行之以禮此宗教之所同也而其道獨自孝悌始孝悌者敬愛之源仁禮之質也今之論者輒曰同胞乃獨舍人倫非孝悌強途人而兄弟而先途人其父母兄弟焉房闔已戈矛矣但使天下各親其親各長其長油然而孝悌尙何爭殺之足憂故孔教敬愛之深實足結天下人心而不亂又懼孝悌終而敬愛歇特重喪祭以續之喪祭者敬愛之積

仁禮之徵也極之父天母地郊壇大祀天祖一堂人物皆成昆季始終一孝弟而已天下尙有不治者哉嗟乎孔教之精斷非無本之施所可同年而語故孔教行而民族之盛物產之蕃燦然冠絕五洲之上又懼後世溺於禱祀將以闕民也故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又曰獲罪於天乃無所禱嗚乎此豈道佛耶回所可測其萬一者哉後生譚閻繆釋共和嗟然以孔教尊君爲病夫君者羣也君臣之義豈獨帝王然哉耶稱治我爲父母奈何不聞美法黜之也夫國於天地必有與立政治人事教治人心教說之精皆是衣被萬世故天下有無國之民斷無無教之國國無宗教豈特亡國之憂今環球爭殺人類阡危雖道佛耶回君子猶將挈其精神以範天下况孔教之覆幬無外者乎漢高之起也生不知書甫定中原卽以太牢祀孔子孔教之行中國之盛綿續且二千年法蘭西共和之始埃卑爾獨倡無神之說黜耶經廢天祀閼然挾女優登壇玷拜爲真神遂致綱紀蕩然爭殺至八十載今民國肇造百度紛拏獨先黜六經罷孔祀復舉郊壇嚴肅之區恣魚龍百怪之戲侈鼎彝尊卑之重鐘磬琴瑟之華以供嬉玩士女

雜沓歌舞遊遨外則心社共妻無天設會方之埃氏害且伯之政府猶津津以尙禮飾天下嗟乎禮起於祭祭且亡矣尙何禮之云哉痛乎人之別於禽獸者敬愛而已神州之初一禽獸場耳神聖代作創爲衣食拓爲宮廟制爲倫常文字禮樂教化且數千年締造艱難始克脫禽獸以膺人道今人心一肆敬愛胥亡紛然自返於禽獸其禍尙忍言乎猶太之亡也其民散處四方羣焉明政法殖貨財抗衡英美遊踪所至康樂和親豈其才之異特哉國亡而教不亡人心不與國俱亡也今孔教之亡若此人心亡矣吾雖欲爲猶太之民其可得哉所由涕洟鐘磬汲汲焉序論語藉以存之者此也是書集漢宋之精折中一當黎序已詳萃齋研經早世誨之廣續以成其書流播於干戈廢絕之中以待後世皆古君子之用心不具論論孔教存亡之大庶天下知所擇焉

癸丑春正月二十日桐城陳澹然序於都下寄廬

叙

孔子垂世立教之本在于六經而傳記爲之羽翼傳記多矣其爲天下所最尊信者莫如論語是故班固叙書以論語殿六藝之末而不列諸儒家趙那卿曰論語者五經之館鑄六藝之喉衿也豈不然哉註論語者衆矣其最通行于世者爲古註朱註然世人多未滿意于是采集衆長而發明新義不得不有賴于後起者矣宦君誨之好學深思之士也嘗校刊其先君子莘齋先生所遺之論語精欲以公之天下扶植聖教意甚盛也孔教會既成立宦君乃以之郵示于予且命序之予讀竟見其引據淵博考訂精審先全錄古註于本經章節之下次節錄朱註次載莘齋先生之解釋間或附以誨之君之引証其爲書也從朱註者十五六從諸儒者十三四下已意者十不得一焉豈所謂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者耶及其自下已意則又獨闢蹊徑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誠可謂有功聖學者矣然誨之君以愛護孔教之故于經文言君之處竟不惜改竄其先君子之原著以求合于俗予甚嘉誨之君之志而惜其所以達之者太曲折也夫宗

教者神聖不可侵犯者也即使時移義異不適于用而既屬古誼亦安能不存其真况
其有適用者在耶強聖言以就世俗是反以世俗爲主矣然則聖言之可尊者安在哉
故予謂誨之君之改竄徒多此一舉也雖然若誨之君者洵可謂善繼志而述事者矣
非 莘齋先生之善教亦安能有子若是哉

孔子二千四百六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即中華民國二年一月二十二日高要陳煥
章謹叙

黎叙

論語一書古今疏註母慮數十百家孔鄭數典程朱析理漢宋諸儒厥功偉已國朝學人輩出蒐羅闕失匡正訛誤句梳字櫛幾無遺義博覽周觀洵僞且美唯是人自爲說醇駁雜見出奴入主士夫曠焉伯銘昔從吾兄篠庭先生游其學具有根柢顧鬱鬱不得志於時窮歿牖下余既彙刊其詩古文辭爲他日文獻徵矣其子應清復以論語稽畧余察其大旨以何晏本爲經以朱子集註本爲緯迺以近今毛閭黃龔諸家組織之取義從長折衷一是羽翼聖經庶幾乎在至其自下己意如冕衣裳與瞽者訓祭於公之大夫樂工入公門二十一句訓由外朝而治朝而燕朝通記之千乘之國訓井田百里合山川附庸五六七百里先進訓周初時後進訓春秋時麻冕訓喪中從吉之冕盛饌訓主人過禮由誨女

知之乎知之訓所誨者與其易也易訓變除之次居不容容訓張容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富訓富於見聞異訓異於流俗誰毀誰譽譽有所試即直道行即率民而民從章甫殷冠周儒者冠之以相禮告孟懿子無違以先有僖子學禮之命焉能爲有亡有亡指道德冉子歸魯在孔子自楚返衛後五十學易乃自齊返魯退修詩書禮樂時語孔子爲魯司寇司寇即臧氏世官不忤不求六句乃記者因緼袍語而類記原思爲宰六句因子華事而附記微箕訓地名子訓男子美稱都凡二十餘事一皆斷制精審允合經義獨其請車爲擲訓以車爲殯棺之擲尤足補二千數百年說論語諸家之遺闕嗚呼伯銘使獲爲世用本所學以措之斯民其必大有可見者不然天假之年所成就必亦不止此而終阨窮以死天乎惜哉光緒乙未夏四月同里黎庶昌

王序

予幼讀論語至子游問孝章朱註以大馬擬父母頗訝其不倫竊謂孔子大聖而忽出此言哉及長稍涉古註包氏咸則以犬馬方人子其說理直而氣順然後恍然於朱註之失也可見說經不明足爲聖道疵類繇是益博取諸家經說而參考之朱註所失十蓋二三焉惟國家自光緒壬寅以前沿明制以四子文設科明諡士子遵守朱註舉薰心利祿之倫罔不奉之惟謹而諸家經說悉屏棄弗觀并不知朱註之所以失者於是博通之士病之吹求朱註不遺餘力蓋尊之者極則攻之者至要之攻之者雖未必盡是而尊之者究不能無非間嘗欲起而折衷之徒用識見謬陋牽於外事而未能也今年夏四月予友宦海之先生出其尊人辛齋公所著論語稽辱命參校且序之伏讀數過竊嘆其先得我心之所同然也公故積學士以不得志於時發憤著書不下十數種此編乃其晚歲所成薈萃羣言折衷至當不黨同而伐異不阿此以詆彼至間

抒己見尤能發前人所未發黎純齋氏序之藁悉蓋自有論語以來註釋之精詳毋若斯者吾知他日風行海內實足以擴學者之聞見而定其趨向而指擊朱註者亦或以息矣竊中得睹此書之成不亦幸哉抑竊中猶有惜者自朱子以論語合學庸孟子爲四書元明迄今莫之敢廢然學庸孟子集注之失視論語相上下藉令天假公以年俾得以次而稽學庸孟子然後合論語爲四書稽厥功不尤偉與不幸論語稽甫成而公遽歿故序公書不能無慨然矣宣統三年六月既望黃岡後學王竑中謹序

叙例

論語稽二十卷篇首孔子世家稽一卷先子辛卯壬辰年稿也先是庚寅夏應清省先子邦上偶論朱子四書註治經家或過詬病苟有人起探諸家之長補朱子之義寧不甚善先子曰難是年秋先子西歸應清留滯兩年聞訃奔返葬事畢急檢遺稿則論語稽在焉校讀數過知先子因養口之言而成此書矣手澤僅存罔極莫報追維夙昔五中崩摧惟是書甫脫初稿先子嘗擬刪改適出問世年壽不待賁志遽沒應清不自揣其謏陋謹承先志增飾之其精美皆先子之舊否者應清不文罪也書成爰舉一編體例條列簡端並叙其原起如此

一治經家務出己意求勝古人古人不可必勝則爭競之心起而磊凌之氣盛於是詆毀刺譏若與古人有不共天之仇者是書以稽名編意在述舊而擇從不爲求新而苟異凡所詁訓先審本經字義語氣而以古註朱註衡量出入然後卽諸家之說旁

參之義取合經惟長是從悉不謂長或下己意已不能下姑從其近綜其全齊從朱註什五六從古今諸家說什三四下己意什不一焉本不求勝何事陵人以逞惟應清生處偏隅聞見已陋質性魯鈍觀覽輒忘斷制或病無識援引尤多疵謬惴惴此心知不足繼述先人志事海內大儒苟能正其舛誤俾成完書馨香祝之矣

一何晏本於鄭注多所刪佚而僞孔王肅之說反藉以存潘維城氏接采鄭注悉屏孔王余意不然鄭固當復孔卽僞要其與王皆君以上舊說也且安知何所引非出孔本之舊也宜竝存爲考古證惟鄭注錄自何書潘已具載茲可從略潘引或謬間爲駁正

一古注母論從違悉錄全文各依原本載本經章節下皇那兩疏間從節錄

一朱注過繁每從節錄唯章節與何晏本互歧各依原本既懼淆雜專依一本復弊割裂其失均也今仿皇氏疏體例略變通之以著其章節之別

一朱注本與何晏本章節既異今酌兩本擇從其長於朱註後注明

一古今本經文亦偶有異同註疏從之是書經文從今本唯於註疏兩歧者注明何本作某字註疏無歧卽不復注

一朱子守程子師說動疑經文錯簡然尋繹本經實皆有義可說今悉依經本文解之不敢接註疑經

一先子於古註朱註有所歸止引申皆旁注其下其愚按以後正文則本經正義正文下旁注皆以申本文之旨而應清有所引證則加清按字別之各卷首既有男應清校註字樣附名先子後故從略也

一辯證有本滿清時諸家者悉著名氏其或不著咎在疏漏非敢掠美惟意取證明不貴梓攄故所引列不皆全文約略其辭取足達意而已

一凡所引證經傳爲主經傳所無適取子史子史并缺適采百家

一 如家語列禦寇汲冢諸書說者羣贊其偽竊以謂書文之偽六經多有之不得執謂全書皆偽也然恕六經而獨嚴於百家抑又何也是書所引義取證經不敢因偽案真

一 書中所下己意義取合經然一家之私非天下之公也義理既同一途載籍亦難遍覽自以爲是寧不爲通人所非獨矜其得或已爲斯世所有要之自抒己見取證當世同異之間皆借鑑資也

續例

是書於辛亥夏五已付手民迄於仲秋十得七八民軍起義有乘亂切奪者燬失過半時局漸定迺復刊之

凡振華印書館刊印者皆寄存他處未燬失者也其開明維新印書館刊印者則結刊或重刊者也

專制之俗既躋共

和孔子忠君尊君之言不宜今世異教黨徒乘隙思逞悍然欲廢其教而罷其祀

廣東教育司長陳榮光氏耶教民國元年派員赴中央教育會持其議謂學校中設有教主之偶像神像皆宜撤去云云及京師教育會第二次開會之第三案即爲不祀孔子雖由衆議取消其案然春秋丁祭迄無明文各省或祭或不祭各從其便而自教科書發行後

六經亦久無人讀矣嗟粵自歐風東被衍其學說者往往變易孔子及孔門諸子語氣

強爲傳會以自取重有謂宜採集其長取合時俗藉資保存者應清竊以爲孔子

生二千數百年前因時立言爲其事理之當然今民主政體雖異君主而治法可

變治理終不可變

君主專制政體視國爲君之私物臣民皆君之私有君率民而民從之立法之權操之君君可

以命令變更法律民主共和政體視國爲民人之公物大總統及凡百執事皆民人之公僕爲民人所公有受民人之監督立法之權則衆公之自大總統以至民人皆共納於法律之內此治法之異者也其必以大總統代君而統一之也民人必受治於司法行政各機關也仁義禮知信必所不廢也仍觀其親督其長其長而男女亦有別也此治法之不能變者也然則君主之變爲民主不過君位君權化私爲公祇如封建井田之變爲郡縣課賦耳非遠無其位無其權也讀孔子書者唯在會通其理而已矣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吾於六

聖之忠君者
若亦欲云云

彼讒慝之口曾何損於日月之明與其強古以就今變易其語氣而失

古人之真不如據今以說古分釋其義理而適當世之用爰本斯旨就書中忠君

尊君各章附以應清按語而別爲論語不背共和意旨說一篇以明之茲續叙其

例如左

一是書爲先子遺稿其言君各章有闡發聖賢立言本旨而未適今日民國共和之理

者謹附應清之說於後以申其義

初應清欲保存孔教且欲是書有合於世之用擬改原文而易以新說高
要陳重遠煥章非之適仍刊原本而第以應清之說附焉其得免爲孟莊

子之罪人則
重遠之謂也

一孔子與孔門諸子生專制時代其所言自爲君臣應清於忠君各章釋君爲國釋臣

爲身祇謂今之詰訓宜然初未以入其語氣而謂當時之言爲如是也聖賢立言義

昭千古共和之局成於今時應清就今言今不敢厚誣古人

應清於學而諸事君能致其身向
先著明聖賢限於時代合君國而

一之其言君者狹義而爲君之一身其言忠君者廣義而君即爲國此所謂事君即從事於國又引晏子之言以見君與國
分古人亦有此義而於臣事君以忠句則承之曰事君者從事於君以共治國事於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句曰專制之天子今

宜訓統一政府於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君之句曰今君宜訓臣宜訓身君臣之義即以爲國服務之義凡此者皆謂今之
訓訓宜然非謂孔子及孔門諸子之言爲如是也蓋與賢之實自如彼今之說之者可如此正以見聖賢雖限於時代而其言
仍百世不易也漢東漢熹章之言曰強學言以就世俗則聖言之可尊者安在哉同里楊次典亮麟之言曰君與國分其說發明
不過五十年傳入中國僅十年若謂數千年前已主此說未免厚誣古人應請之自言也亦曰孔子生二千數百年前因時立
言爲其事理之當然與其強古以就今變易其語義而失古人之
真如不恤今以說古分釋其義理而適當世之用皆此物此志也

一鄉黨一篇記孔子對於君者多尊君之事其文與三禮詳略互見唯容色行止爲孔
子所獨蓋當時禮制如此孔子祇循之唯謹耳古今異制既不相襲且於治理無關
卽不必別爲之說

一孔子者聖之時者也時而脩春秋則尊周而內魯

春秋爲魯史故義當內魯春秋二百四十年
間周爲共主無有代之而王者故義當尊周

而對於君則循時王之制

孔子之對於君或仕於其國而爲臣或遊於其國而爲
外臣其對之之禮多與周禮倏倏禮記合蓋循周制也

而時而有王者起則

必爲伊尹太公周公

孔子嘗夢見周公又曰吾其爲東周乎又曰鳳鳥不至河不
出國吾已矣乎又告顏淵以足時殷紂周是紹無替其禮也

時而有土地民人則

可爲周之文或爲殷之湯周之武

說本文子西史記楚昭王將以書社七百封孔子子西不可曰
周文武以百里王天下孔子若有土賢弟子爲佐非楚昭也

時而有舜

禹其人又必爲堯之禪舜舜之禪禹

孔子謂紹堯舜禹武未遠將又以文王繼伯
爲至德曾以公天下爲重之說不獨祖述堯舜也

應清發明此

義

見顏淵問爲邦齊景公待孔子子路過丈人及公山弗擾以費畔等章

祇自抒己見謂時至此則孔子必可如此而已至孔子

去魯而遊於陳宋鄭衛間且南遊而至僭王之楚何以獨不至周彼陳宋鄭衛與楚者苟有王者起昇孔子以伊尹太公周公之任孔子是否猶尊周內魯孔子而有土地民人果否如子西之說則願當世知言君子共研究之也

一近人謂孔子爲宗教家引證甚博

源遠流長孔教論尤博極羣書引據詳確

蓋出於保全孔教之苦心不惜以

耶回佛老相比附也應清間亦及之唯不敢過事傳會反失聖道之大

見有教無類子欲無言等章又天生

德於子桓雖其如子何天之未喪斯文也區人其如子何等語凡宗教家引天自信亦大抵如此

論語不背共和意旨說

男應清謹擬

民國成立廢數千年君主之專制一躍而躋於共和論語一書多尊君忠君之說其與共和意旨有無相背此吾人所不可不研究者也

孔子時代視國爲一姓之私物故君與國渾而爲一民國時代視國爲民人之公物故但有國而不復有君而論語之言君也其忠君者多廣義言君實卽言國其尊君者多狹義言君祇爲君之一身而二者之間或又有爲統一政府主義者茲區別之如下其言君而實卽言國者若事君能致其身臣事君以忠使四方不辱君命威武仲要君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等語是也其言君而爲君之一身者如事君盡禮拜下君在君賜食賜腥賜生君視疾君命召等語以及鄉黨所記孔子對於君之事皆是也

其言君而實爲統一政府者如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北辰居所衆星共之等語是也今者君主雖廢而國猶是國也國中不能不有一大總統以爲統一之政府而服從之也民人與凡百執事對於大總統不能不有加禮也則凡論語之言君而意實言國者

釋君之義爲國釋臣之義爲身可也其對於君之統一釋以中央政府之統一對於君之服從釋以服從於統一政府可也其對於君之一身有加禮例以對於大總統之有加禮可也雖權有重輕禮有隆替而因時制宜古今異勢既不相襲即何相背之有且釋君爲國則君不過國之代名詞矣釋君爲統一政府則凡言皇帝言王言天子皆統一政府之代名詞諸侯亦政府之代名詞矣尊君例以對於大總統之有加禮則凡拜跪之儀節祇視同脫帽鞠躬矣說者謂民國成立五倫廢君臣八德去忠苟釋爲國之與身則合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而仍不廢矣民國不可有不忠於國之人而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亦不可去矣

駁之者曰五倫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皆人與人爲對待國非人也似與身不能對待則應之曰國字從或在口口即古國字或有二義一爲古城字疆域也一爲不知誰何之意言人多而不知誰何也然則以我一身對於多數之人猶君一父一而對於多數之臣與子也何不可之有

夫吾人所惡於君主者惡其專制耳若君使臣以禮君君爲君難一言而喪邦忠焉能

勿誨乎事君數斯辱事君勿欺而犯百姓不足君孰與足紂之不善天下歸惡非皆所以防專制之弊乎

吾人之趨於共和者以其天下爲公耳若稱秦伯之至德美堯之則天舜之成功許夷齊之求仁得仁非皆著其不私天下國家之公德乎

況民國之義民爲重君爲輕保種族爲重殉臣節爲輕孔子之論管仲也置背紂相桓而許以民今受賜懼被髮左衽而不許自經溝瀆非其旨乎民國重民事務民之義非其旨乎民國重民權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舉直錯枉則民服舉枉錯直則民不服非其旨乎民國重民生固民之利而利之非其旨乎民國責任國務員總統不安自尊大舜禹有天下不與恭己正南面而立百官總己以聽冢宰非其旨乎民國重同胞海內皆兄弟非其旨乎民國重選舉舜選舉皋陶湯選舉伊尹非其旨乎民國諸英雄以造時世爲己任知不可而爲非其旨乎民國諸志士刺恩銘炸孚琦鳳山良弼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非其旨乎至於乘桴浮海已開革命諸君海外謀國之先夷狄有君仍不免爲夷狄不如諸夏之無君而治則更不啻預見今日民國之現象矣然

則論語一書且無往而不合共和之旨矣

世界萬國由部落而趨君主由君主而趨共和此必經之階級也當君主時代非忠君尊君主義不能保守其國之治安所謂彼一時也今共和政體已定人人心目間已無復有共戴君主之觀念所謂此一時也爾爲爾我爲我縱執忠君尊君之舊說亦不能搖動我共和國民之心理況一釋君爲國而即可合共和之旨哉

吾民軍崛起之初嘗號召天下祖黃帝而自明爲其子孫其紀年亦曰黃帝紀元四千六百有九年夫黃帝固吾人之祖然非帝制之祖乎帝制雖廢而數典不能忘祖安得營孔子尊君忠君爲背共和乎

國民醉心歐美之俗以爲君臣之義既廢即可敗常亂紀佚越範圍於是有倡言平父子之等破夫婦之倫者外人教徒乘隙而入欲肆拔趙易漢之計敢爲去草絕根之謀而廢孔祀廢孔教之謬說遂公然騰於耳鼓洪水猛獸之懼豈獨韓氏哉

論語稽

遵義宦懋庸伯銘學

男應清誨之校註

後學 黃岡王真中文獻 金檀子漸遠吉宜參校

孔子世家稽

孔子名丘字仲尼

家語魯地顏氏始於尼爲生孔子生而育上圩頂故名丘字仲尼

其先宋人父叔梁紇

宋孔父嘉遇華督之難其子木金父奔魯生叔梁紇字新父以王父字

爲氏所父生防叔杜魯爲大夫是爲孔氏始仕魯祖防叔生伯反伯夏生叔梁紇紇爲魯諸邑大夫娶施氏有九女無子妻生孟皮

紇以孟皮有足疾乃求婦於顏氏顏氏第三女以

魯襄公二十一年

春秋爲周靈王二十一年魯平公五年魯敬公三年在外爲公之九年齊莊公三年是年諸侯再會沙隨

庚戌之歲

謂年曰歲者以歲星之所臨也

十月庚子

消按公羊以爲生於己酉十一月庚子故梁以爲生於己酉十月庚子然己酉十月庚子則二十一日庚子而十一月無庚子即以庚戌考之十一月亦無庚子故月當以穀梁爲據惟己酉距魯哀公十六年爲七十四歲與史記卒年七十三不符且己酉日再食亦非聖人降生之應故年當以史記爲據史記本之世本世本亦先於公穀也日則諸家皆謂庚子庚子爲庚戌年十月二十七日問之十月今之八月故應期例以八月二十七日爲先師誕辰至先師誕時諸家皆謂三氏諸氏人物考以爲甲申時甲子編年又以爲癸未時不知何據取備一說可也

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

古人國郊之外分六鄉六遠是鄉之所治夫於邑也夫子將生有麟吐玉書其文曰水精之子應我周而爲素王生之夕有二龍繞

論語稽

孔子世家稽

附公論新報館內

宰五老降廷接陳爲兒時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容乃射時釋養者所隱即乏也士大夫三歲喪父十九

歲娶并官夫人周室漢祿叔魯禮碑并官聖紀宋詳中封穆國夫人制詞亦并官元至順加二十歲子鯉

生鯉之生昭公適則鯉孔子封號制國石刻亦并官自聖刊家語始誤并爲刊後刊宋史乃依原本抄本孫聖文二十歲子鯉

爲委吏料量平二十一歲爲司職吏是時季武子平平子代立孔

二十四歲喪母桓弓孔子少孤章近人解叔梁紇死時夫子少故續五父之繼而承葬及長

而葬時死乃以父棺從葬防其說難可通而不以母從父乃以父從母亦於理有礙矣愚謂是紛紜者皆失於不知古今異制

南北異宜妄以今人測古人也夫古者葬而不墳故不修墓形魄歸地魂氣歸天遠形而往迎精而返古之制也孔子既合葬後自

以從事四方恐無繼記久之父必不知其墓乃掘四尺之封則其先之父墓未封可知而北山谷北多平原山谷難於改移平曠易

於平毀三年不封樹則塵土掩之不知葬處蓋常事也周禮察大夫所掌必列昭穆爲厥葬亦取其易識焉民問或卑官獨墳尤易

迷其葬處則令卿告之詳亦不過曰父葬某地而已未必能確指其掩棺處也追母既死以母爲招而往來之鄉人附日因以

未知父葬之所蓋擇道也桓弓去古未遠記本不誤而特誤於後人之議論若謂桓弓是則野合之說出於漢大儒亦豈敢於誣

達哉故曰不設身處地則適周問禮於老子既返而弟子益進家語南宮敬叔言於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

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諸人者也慎辨廣大其其身者後人惡者也爲人子者時以有己爲人臣者亦時以有己濟後史記載適周反

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十一年晉頃九年衛襄十八年楚平王三十二年孔子年三十五昭公奔齊左傳季平子與

故國以得罪於昭公昭公率師伐平子平子景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按景公問政子

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奔齊齊處之乾候於是適齊史記有爲高昭子景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按景公問政子

父子子也日又問子曰 安嬰不可孔子遂行 田說其時與高昭子家臣及齊因之以白昭子而遂舉公最

公爲人外強中乾雖有憂憂之實音經遂慶之雖自瀾不暇必能謀魯不亡夫子所謂而徒欲以封 反乎魯定公元年壬

辰 按大事表周敬王十一年丙辰三 孔子年四十三 管成人不爲政之間當在此 五年丙申季孫意如卒 桓子

於是陽虎作亂 何按左傳定五年季中子卒陽虎將以鳴璫飲仲懷與虎飲慶之以告公山不狃曰彼爲君也子

子行之乎七月乙亥虎囚桓子遂仲懷懷八年已亥不狃與季公鉏叔孫叔志因陽虎欲逐三桓十月壬辰虎將季

子不仕 遇陽虎於慶嘗在丙申後已亥將是時季氏不知有君陽虎豈知有季 而退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 按

假年學易之語 九年庚子 按大事表周敬王十九年丙辰四十 孔子年五十一 公山弗擾 弗擾左傳作不 以費

醉季氏 何按左傳定五年季中子卒陽虎欲逐三桓皆無據邑以野之制文十二年季費人弗擾醉季氏

毛奇齡諸家所由疑也 何按左傳定五年季中子卒陽虎欲逐三桓皆無據邑以野之制文十二年季費人弗擾醉季氏

山之以費醉時爲句云季氏使人召孔子然細審子路未之 孔子欲往而卒不行 何按史記孔子謂道彌入溫溫無所試曰

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二句語氣則以公山氏召爲合 平欲往子路不說止孔子子曰夫召我者豈徒哉如用我其爲乎平然亦卒不行據此則召爲弗擾之

召益明蓋弗擾以強公弱召爲名許季氏未嘗許公故孔子欲因而變之而卒不往者知其終不能變也 其後定公以孔

論語稽

孔子世家稽

1

附公論新報館內

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遂爲司空

工部之有佐

進司寇

家語作大司寇如今之刑部尚書清按後儒
解之以爲實小司寇亦孟氏之屬實今考孔

子之司寇即賊武仲所爲之司寇固不當言大亦不當言小說見後鄭當竊與大夫言節下

十年辛丑相定公

會齊侯於夾谷

此是陳相之相如今齊人歸之楚使非真官也

魯侵地

左傳有却渠滅車
地者返汝陽州也

十二年癸卯

按大華長曆敬王二十二年丙辰
十年齊定十四年衛懿三十七年

孔子年五十四攝行相事

謂按近人以左氏及篇孟皆不見相魯事以爲齊魯關係猶舊唐人不得位故爲此說以誇之云云愚意不然春秋之相不過輔其君而出政非如後世之宰相其官有百僚上也故管仲相桓位在高下弟子相齊景位在下孔子亦猶是凡不能取友之也位而代之也管仲在位久故其事可紀孔子歷三月其道未大故左氏論孟西伯未記亦無足怪者多矣何獨於孔子之相而疑之今冉子與朝章云若有位吾其聞之正其家宗聞國政之君夫應伯缺軼之事其數見於孔子處者多矣何獨於孔子之相而疑之今從史記及家語荀子可證仍舊攝相誅少正卯必於三家多所踴論如太康時之舉和留後主時之滿周辨官亂政故誅之其詳又見鄭春秋與大夫齊下

與聞國政三月 魯國大治

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

使仲由爲季氏宰墮三都収

其甲兵

於是叔孫先附。季氏將敗費。公山不狃、叔孫帥費人襲君。公與三子入季氏之宮。擊子之。遂費人攻之。弗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之。姑蔑二子奔齊。遂所費。

孟氏不肯墮成，固之弗

克
限公敬
部敬

父謂王孫曰噫此人也至於此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我將弗助至公卿或死矣然怨李叔之貴者陽虎援及輔之時其族欲以被陷陪臣之權勢而去其惡得孟氏未身受其害則將以成爲役見之

竊故公教處父之說
 行時勢雖同而事
 異夫子不待言手以
 奏功亦天爲之也
 十三年甲辰
 校大事紀周敬王二十三年丙辰五十一
 年皆定九年而三
 十八年陳國五年宋景二十年義昭二十二年楚威四年齊威五年

杞婦几不
十九年吳

安惠四年楚昭王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餽俎於大夫

衣面無樂文焉三十順道魯君陳於魯城北之高門外極子謂定於微服往觀終日子路曰孔子行乎乃歌彼婦之口車清夫子可行矣子曰魯將郊若致驛吾國可止及受女樂三日不朝意也政事郊又不致驛相

按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及魯世家齊桓女樂十三年春而孔子行也然孔子世家於春秋少正歸女樂去魯等事皆在十四年則二者之問史公必十三年則是十二年冬歸女樂十三年春而孔子行也然孔子世家於春秋少正歸女樂去魯等事皆在十四年則二者之問史公必有一誤今考昭三郎及公羊春秋皆定十二年而世家實叙於十三年乃知史公之誤在此然則去魯當以十三年為斷雖郊特牲郊之祭也迎長日之吉也又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莊冬至後日知者漸長故云迎長日之至則郊用辛日蓋因周始郊之初其多至日是辛日自後之郊遂用冬至後之辛日也周以至至祭天寅月新穀魯郊雖五年左傳在魯歷實月豈始於非多至也然孟獻子曰正月日至有事於上帝又春秋書正月牛魯改卜不從乃不郊者四周之正月建子是若郊亦多至矣意者孟公孫郊不放用冬至以疑於天子故營盤而郊同於新穀之祭而後之人乃用冬至歟又春秋於四月五月九月之郊皆書不時也其正月唯牛傷乃書殺也然則正月牛不傷而郊之不書可知矣今定十三年郊不書則郊當在正月孔子不勝疑而行則亦正月去魯矣又按定十三年春孔子行夏即有饑饉而比鄰之事說者以謂孔子在位必不適衛主於子路妻

兄顏淵鄰家孟子作歸由蓋一聲之轉又獨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則淵將適陳過匡封府清川縣由衛適陳

正當匡人以爲陽虎而拘之既解還衛按此時欲適陳至匡適主遜伯玉家見南子史記南子諸見夫

與南子同車者者通曉乘而便夫子爲大宋國人歌之曰國車者色耶從車者德耶夫子聞之曰吾未見好如好色者也遂退即孟子所謂離頑乃同變假借之字非果矯情如註言也

之得稱司馬古時列國卿大夫多以世官爲氏如司城貞子是也清按向邑也桓桓公出也可馬世官也三者皆可以爲氏又

過鄭按家語過鄭與南子相失立於郊適陳清按史記世家載魯定公卒則是定十五年據年表及陳世家孔子下司

東門之外人云樂業如喪家之狗至陳在潛於六年爲定十四年世家不足據當以十四年爲斷是歲乙巳

城貞子家居三歲

又三歲孔子五十八即哀元年丁未衛靈公四十一年魯定十八年楚昭二十二年是年吳伐陳取三邑

敗越而返於衛

自陳反衛過濮水人妻而盟之使無通衛及解靈公不能用史記紀荷蓀與己音佛肸以中牟

畔召孔子

清按春秋定十三年秋晉趙盾入於晉陽以禦多晉荀寅士者射人於朝歌以叛士即范氏荀卿中行氏於是荀卿

記佛肸為中牟事趙盾中行伐中牟佛肸使人召孔子孔子遂南子道趙盾趙盾子未葬中牟入齊已葬五日與子攻國之據

此則中牟當為范中行之邑也哀元年召孔子自助五年被伐終趙盾之世不服也云以中牟時者春秋快其快為重也范中行荀

范中行則三家分行之勢成矣其說其長宋註以佛肸為趙氏之宰誤矣孔子欲往亦不果孔子欲往不果其意與

時下閉上強敵已成一牢不可破世界如魯季氏最強而最先受禍趙盾氏最強亦最先受禍趙盾由世官世祿之害其流弊必

至孤寒之士抑奉窮而面命心違趙盾也聖賢生此直是無路可行故如荷蓀與之流何得不負其心田園終

老獨善其身無一人為此酒酒者收將西見趙盾子至河而返行至河間趙盾子之死隨河而歎曰吾之不濟此

拾殘局蓋天時事步此否耶陳矣又主蘧伯玉家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復如陳陳與之款在此時然非

缺當未得志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又主蘧伯玉家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復如陳陳與之款在此時然非

及其得志後之意子思其也國冉求之歸而歎也說見後是年夏靈公卒出公繼將過蔡有絕糧之厄遂如葉此哀公四年事過沮溺丈人皆

立而待趙盾納趙盾於趙盾孔子行不久而歸也歲史記孔子在陳蔡之間陳蔡大夫謀曰孔子所謂者陳侯之疾今久留此陳蔡所行非其意楚又聘之孔子居於楚則陳侯免矣

乃發往往趙盾子於時其趙盾子歸見孔子於趙盾子趙盾子小人窮斯濫矣子路出子貢曰非耶子貢曰夫子道大故天下

莫容重少趙盾子貢出趙盾子曰不齊何害不齊然後見君子子悅曰同使爾多則吾為爾幸按朱子謂陳蔡從服於楚安敢問孔

子江水辦蔡淹於吳不得云陳蔡之間絕糧不得在錄亦不得在哀二年後疑在去宋趙盾時猶按朱子辨陳蔡大夫不敢問是也

江氏以避遷於州來不得云東轅之國而以爲在去宋國陳時則亦也考先通書云我於陳幾者孟子云君子之厄於陳幾之問而論之公孫乃云在陳者蓋絕糧在陳者則界其地雖屬陳故文雖有與也考陳在今陳州府蔡始封在今汝寧之東平侯侯汝寧之新蔡縣在陳西南而近其地城二二年遷州來之蔡城乃今鳳陽府地在陳東南數百里宋在今歸德府與陳東北接壤在今河南府蔡縣南三十里有古蔡城在汝寧之西而接陳則由宋迤陳無險難之爲汝寧爲鳳陽皆非也過之道江氏之說不辨自明又考衛在今彰德府輝縣地在陳北孔子由衛南如陳又西南如蔡之故地而西及於其地則之順而可借者也蔡遷州來其故地人於楚相去數百里史記叙蔡大夫事蔡侯朱子以爲遷蔡蔡之絕不必兵圍此蔡之可從者也地入楚而蔡名蔡猶昔滅蔡爲邑而仍名蔡也且楚靈王昔滅蔡而以蔡侯爲蔡公則今之蔡地仍名蔡可知矣新蔡公事先記孔子去又記在陳絕糧此蓋記者神顯記之非必去斷即絕糧於陳也如蔡侯於其二年夏孔子去衛當在其前三年在陳有極僂吳事如是在其四年則去衛厄陳幾非一時事也非一時事而連文記之猶桓弓夫子失魯司寇將之利也夫失魯司寇在定十三年之利在襄四年而有子之言以因文見義而及之則斷章章亦是顯矣又孔安國以爲與伐陳陳亂故乏食考與伐陳在哀元年時孔子居陳故孔云然然與先通孟子陳至楚楚昭王將以書社七百封之令尹子西不可乃止子西曰楚封於百里若孔子明先王法制楚安得方數千里乎夫周文武以又反衛衛君輒欲得孔子爲政冉有與子貢論爲政百里若天下孔子若士對弟子爲佐非地也昭王遂止又反衛衛君輒欲得孔子爲政冉有與子貢論爲政先皆存此昭先是季桓子卒魯哀公三年桓僂與孔子在陳而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康子立子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爲諸侯笑今又用之不終是再爲笑也乃召冉求按公之魚言似可聽蓋楚於三都之險不利此輩小人耳康子乃召冉求請按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在陳康也乃召冉求按公之魚言似可聽蓋楚於三都之險不利此輩小人耳康子乃召冉求請按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在陳康既去明年子遷於蔡遂如蔡至楚及昭王卒乃返衛今考孔子在陳爲哀三年己酉其時孔子未之則且未厄陳幾僂弓有子之言曰夫子將之則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先通記陳蔡之徒亦有冉有則冉有之歸不當在哀三年今以冉有與子貢有論爲衛君事故及於自楚返衛後考孔子於哀公四年厄陳蔡遂至楚哀六年求爲季氏宰與齊戰有功滑之役也見後昭王卒而返衛則冉求歸當在哀六七年之間蓋自楚返衛而冉求自陳也

康子乃召孔子孔子歸魯實魯哀公十一年丁巳冬

按大事及周敬王三十八年春
宣公二十八年

孔子年六

十八矣

按孔子去魯凡十
四歲而歸於魯

時并官夫人先卒

清按孔子自哀六年壬子反衛時六十三歲於是居衛至六十六歲
乙卯而并官夫人卒禮記伯魚母死期而哭夫子曰嘻甚矣伯魚聞

之遂除之是內以處伯魚在衛也又按沈隱堂孔氏三出神以謝後人禮記之文疑伯魚之母非出葬而哭夫子何以嗜其居
子思魯人母非出葬死衛出葬非婦庶氏何云庶氏之母不當哭孔氏之廟子思之母非出葬而死而不哭門人何以有子之先君子喪
出葬之問且易言不為服也蓋云云不知古者父在为母齊衰齊衰祔祔故不得哭非以其出也考家語及列里漢書王季子也
九妻宋并官氏并年生伯魚年六十六并官夫人卒且禮記明言伯魚之母無出字也若子思子上則為出母者今之生母也
與爾雅婦謂之出左傳與公我之出自同義非義禮出妻之出子思曾於衛見孟子然在衛見孔蓋子止衛而母就喪偶歸魯而母
適卒理之常也庶氏之母者即庶母也如君氏夫人氏伯氏仲氏之類非族也如曰衛之庶氏豈所嫁適子思所仕之國其族適庶
氏乎春秋何無此氏也若子上之母死而不哭即為父後為出母無服之義門人問子之先君子蓋指孔子非指伯魚孔子婦庶
氏生母庶氏禮以孔子既葬五日而葬而不成葬七日而底棺是顯氏為出母而孔子哭之也孔子哭而子上不哭門人故疑之
且禮記遺行亦惟孔子足當之不為服也蓋即不為白也母者妻則非妻生母不得服緇也且三歲無生母凡百出母皆生母特
後人誤解耳禮記齊服云夫為妻出妻之子為其母妻與夫對可言出母與子對不可言出其必言出妻之子為其母則出母非
數出之以可知知婦人倫之至莊桓弓者奈何孫之孫耶又按孔蓋子孔子妻不衣帛楚辭東方朔七澤路室之方桑兮孔
子取之以自侍王逸章句孔子出遊過客舍其女方採桑一心不視孔子蓋其貞信故以自侍是孔子尚有妻說本經文伯魚
以戊午歲死孔子年
六十九而魯終不能用孔子

按孔子於哀公問答最多五年
已老不復任事以備顧問而已孔子亦不求仕乃叙書傳

禮記

哀公使儒悲之孔子學士與處士與處於
是年齊今按五禮惟齊禮詳者雖有此耳刪詩正樂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

人之語錄惟易之十篇乃出
孔子手筆為明有顯之文

弟子蓋三千焉

漢人凡著書者例之門生受業者
謂之弟子今漢碑陰可考見也

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

史記家語兩
紀大同小異

十四年庚申魯西狩獲麟孔子作春秋

春秋成最晚乃作法之書也
設詳述周禮陳恒侯君章

明年辛酉子路死

於衛見禮記弓筮及哀
十五年左氏傳

十六年按大事表周敬王四十一年春
二年齊定三十二年衛莊二年

壬戌四月己丑

按是年四月大建乃庚申本月
無己丑註注四月十八日乃乙丑

也已丑是五月十二日註家以為日月必有誤又謂己乙古今文皆相類疑即乙之誤孔衍牧振衷諸論定為周正四月己卯朔十
一月己丑為今之二月十一日其引齊其博大約謂魯歷與齊歷不同則昭入臨事傳依齊歷在十五年閏十二月而經書此年正

月己卯是魯歷十五年不蓋則以此年正月有己卯也已卯為正
月二十九日則推至四月己卯朔而十一日為己丑矣當從之

孔子卒年七十三歲若城公殺貳
為七十四矣葬魯城北泗

上今曲

弟子皆服心喪三年子貢廬於墓上

曰賢者若者父母
之喪居倚廬不寐

凡六年

禮曰葬於椁然後
下葬守冢之先有

孔子生

鯉字伯魚伯魚生汲字子思作中庸

子思生自字子上子生求字子家子家生箕字子京子京生寧字子高
子高生子慎為魏相子慎生鮑為陳四博士鮑弟子襄為漢文博士遷長

沙太守子襄生忠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安國為孝武
博士至臨淮太守安國生印印生縱以上西漢孔氏世系

愚按論語稽首篇冠以世家稽竊本史記而微參以他書者也夫說論語者不知

孔子出處時勢則不知發言之故不知孔子衣冠禮節則不知所論之事往往以

宋人及今時風俗好尚懸揣而臆度之雖空理原不外此然於讀書稽古固有間

矣此篇先就世家遂節註明其事閱者必先瞭然於此然後即事求詳亦朱子於

儀禮十七篇冠以釋宮之意歟伯銘自記

論語稽

孔子世家稽終

校學襄陽王汝玉子所
男鄭勤紀三校字

論語稽

遵義官懋庸伯銘學

男應清誨之校註

後學黃周王與中文數
金周子海鏡吉宜參校

學而稽第一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馬曰

清按馬鄭字季長扶風人漢顯帝時爲南郡太守有古論訓說

子者男子之通稱謂

孔子也王曰

清按王所字子車東海人魏太常有論語十卷

時者學者以時誦習也誦習以時學無廢業所以爲悅懌

也

皇疏凡學有三時一就人身中爲時如學記發蒙後時則擇而不務時過曉學則勤苦而難成故自六年至十五年所學皆易也二就年中爲時如下觀春夏學詩春秋冬學書禮是也三就日中爲時日中無怠不習則如學記難爲繁習習焉焉

是也清按皇侃吳郡人梁西州刺史有論語義疏十卷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包曰

清按包氏字子良會稽人漢光武時爲大鴻臚何晏本作石氏說者謂晏家私誦包

之同門曰朋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鄭曰

清按鄭氏字康成北海人漢靈安中爲大司農計論語十卷古文論語十卷愠怨

也何曰

清按何晏字平叔南陽人魏吏部尚書有論語集解十卷

愠怨也凡人有事不知君子不愠之也

朱註子曰至學之爲言教也習鳥數飛也

有朋至

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

人不知至

君子君子者成德之名尹氏曰學在已知不知在人何慍之有

愚按人生十年曰幼學十五入大學

古人自出就外師以後十歲學書計十三學樂誦詩舞勺十五歲承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

學者誦往

聖之言體往聖之行合知與行而並進詩書及畢生切身之用皆是也其功則中

庸之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也習訓鳥之數飛本不能飛而漸能飛其愉快有

非他人所能喻者故曰說說者困心衡慮之後一旦貫通怡然自得之情也朋者

古鳳字鳳爲四靈之一其飛也羣鳥以萬相從故奉上以習喻學而言樂

樂取義於樂之和

則賞奇析疑之後教學相長快然相對之情也

說樂樂其悅雖只說空其氣實判然不同

人者上極君相之

尊下至匹夫之賤皆是也苟非同道豈能責以知己此在未成德者或不能無所

怨尤若果中有真得則遞世不見知而不悔何慍之有此三句皆以不亦字乎字

終之則我本期其如此而竟能如此心口自相同對之辭也

有子曰孔曰

清峻孔安國孔子十二世孫漢武帝時爲博士至臨淮太守
訓解古論世不傳今何公集解本所引說經家咸然其偶

弟子有若也

魯人少孔子
四十三歲

其爲

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

鄭曰孝爲百行之本言人之爲行莫先於孝鮮

寡也何曰鮮少也上謂凡在己上者也言孝悌之人必有恭順好欲犯其上者少也

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何曰本基

也基立而後可大成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包曰先能事父兄然後仁道

可成

朱註

有子言來
之有也

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爲弟犯上謂干犯在上之人鮮少也作亂則

爲悖逆爭鬥之事矣

皆子至
本與

仁者愛之理心之德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根本既立

則其道自生若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爲仁之本

包子曰爲仁以孝弟爲本
論終則以仁爲孝弟之本

愚按凡註家皆視仁與孝弟爲二概不知仁古與人通

宋大觀本草凡桃
仁杏仁皆作人

孟子仁者人

也說文人象形字人旁着二謂之仁如果中之仁萌芽二瓣

仁之爲義凡果實在地得生
氣者其萌芽皆二瓣由是千

萬枝葉及枝實有核核中之仁仍二種先有仁乃有樹有果有本而後有木原始要終仍歸於本其於人也亦然蓋人身生生不已之理也僅言仁故不可

遽見若言仁本是人則即於有生之初能孝能弟上見能孝弟乃成人即全乎其

生理之仁不孝弟則其心已麻木不仁更何以成其爲人本立而道生句逸詩也

上文云原湯既平泉流既涸本立而道生見說建本爲說本既元凡道字古書並訓道路從彡從首大學之道中庸率性之

謂道詰訓並同按自諸子有九流百家之言乃有道家後更創爲道統而道之詰訓遂歧爲別有一物無嫌無見如有所立卓爾矣有子引詩斷章言君子必

專用力於本有本乃有路可行若上文所謂孝弟者乃人身生理之本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包曰巧言好其言語令色善其顏色皆欲令人悅之少

能有仁也王曰巧言無實令色無質皇疏巧言令色之人非虛無仁故是性不能全故云少也

朱註子曰巧好也令善也聖人辭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

愚按仁不可見於言色見之言色人人所同知愚賢不肖各有真面目如桃則爲

桃杏則爲杏各自有仁若舍己之言色而巧令之惟以媚人爲事譬之接李以桃

雖亦有花有實而其中已非本來之仁更何以成其爲人

又按禮表記云情欲信則欲巧孔

得巧美不遠過於理與此章與凡論語皆可
實者四章皆指致飾於外而言實與衣記異

曾子曰爲弟子曾參也

曾子字子與魯南武城人時
之子也孔子四十六歲

吾日三省吾身鄭曰思察己之所行

也

每破每一日之中
三過自訪察其身

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鄭曰同門曰朋同

志曰友傳不習乎鄭曰傳讀傳爲專今從古

禮傳明釋中傳直專反註同按鄭禮周之本以齊古讀正
凡五十事鄭本或無此註者然舉引齊讀六事則無者

非也後皆仿此愚按此陸氏自說其引用之明也今何氏義註無此直專反之音亦未引鄭註陸氏見鄭註云魯讀傳爲專今從
古蓋鄭不取魯論之事而從孔壁之古文也下又申之曰鄭校周之本云云蓋康成校周氏或問生烈之本此本非魯論而或以
齊論或以古文傳其音讀合論語卷之計有五十事而鄭之別本乃或遺此直傳爲專之
一條而舉引魯論六條中適有此一條故知無者非也此在開篇起例故曰雖皆仿此

何曰言凡所傳之事得無

素不講習而傳之乎

朱註

曾子至
知平

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己

愚按三省者循環往復不敢自欺一事一刻展轉尋索非約計三端而限之亦非

三過自觀察也

清按三字說文以場之一合陸之二其數三史記陸賈始作於一終於十成於三五數至於三陸
國極參詳之妙將觀其成故古人於慶典多且久之數皆以三言如顏子三月不違南齊三復平文

子三思太伯三讓天下三仕三已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三人行必有我師三矣而外三年三月不知肉味皆此意也如一一而求之若者一若者二若者三則失之矣

子曰道千乘之國馬曰導者

按何晏集解本作導謂爲之政教也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

畝百爲夫夫二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城也

齊地城實

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

不異過焉包曰道治也千乘之國者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爲井井十爲乘百里

之國者適千乘也何曰馬融依周禮包咸依王制孟子義疑故兩存焉

李昉等曰天子萬乘六軍諸侯大國千乘三軍

後漢書注云低之制以司馬法不備言國馬法兵車一乘七十人是爲三兩四乘則三軍百乘則三師五百乘則三軍千乘則六軍今以千乘言則使下國有六軍以千六軍言則不足萬乘是知包大抵界天子畿內爲軍有事樂而六軍者特寓於六

鄉乃天子宿衛之兵其餘六軍屬諸侯不與焉諸侯之國爲軍大國千乘而二軍則小用五百乘非不足於千乘也亦以宿衛之兵數約之鄭曰司馬法云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

方十里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敬事而信包曰爲國者舉事必敬

慎與民必誠信節用而愛人包曰節用者不奢侈也國以民爲本故愛養之使

民以時包曰作事使民必以其時不防奪農務也

朱註千曰至以時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治國之要在此五者亦務本之意也

愚按註家計地言軍數與司馬法之以軍數計地兩意本不相合計地言軍數者謂實數也此賦稅所出每歲征輸之所本也以軍數計地者虛數也雖有此軍數而不掃境而出之留其有餘以待勝負而預爲之地也

清校春秋出兵從無一國出千乘者以晉之強而城濮七百乘敗於馬陵之

少勝之戰亦只八百乘而自兵市不能時時而出可見千乘之不已出也若則千乘非神事何事秋不轉目耶

此章千乘之國指實數而言當以包咸

之本孟子立說爲定

齊地千乘之國馬氏註千乘者穀法謂方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與何國依司馬法一乘即十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車甲二十五人則千乘有萬乘非百

里之地所能出也梅氏曰人之包氏者據孟子耳不知司馬法以爲夫而畢而面而出車一乘即地官四丘爲甸出長於一乘也千乘之地乃方百里者十國方計之爲地三百一十六里不盡六十八步若孟子所稱百里之國係爲百乘之國包氏十井一乘百里蓋井雖得千乘與孟子然一乘百人百里之地三分去一僅六千四百井以家出一人計之得五千一百二十人不及其半爲何氏民者何耶平按錢氏傳據司馬法解馬義於無所證合梅氏據司馬法以包氏並
戰孟子特以地官傳言之耳夫司馬法者齊景公問馬氏用兵賦王時追論古昔兵法附以禮義而後出之司馬法然井田之制至春秋而漸亡州域千以隆平日即其舊論之出車之法有二一則每乘七十五人加車之二十五人而爲百人此
於經傳無據一則每乘十人徒二十人與特於車千乘公徒三萬合乃主馬氏者不據經傳而以後出之司馬法爲據已屬可疑更令其十人徒二十人可據之法而每乘必以百人計至以民何罪而包氏非通論也主包氏者方觀包引

可以審百里之命及方六七十里五十里者亦不致當千乘之計爲金雞頭開方計之方里而非百里萬里出車千乘
最十井一項考其於十二年公羊傳注軍賦十井不過一乘此其証也毛詩鄭注春秋昭公五年論晉車賦有云一家九縣
是說九百井除四十縣實四千縣十縣再出千乘考周禮小司徒四甸爲縣縣方二十里實得二千井萬六千家以
二千井六家共出一軍而牛馬甲士不與則合百井計之不及十之三而千乘備矣按方氏說雖而微引尚疑宋金氏引
漢人注與司馬法同屬後出之書不足折服馬氏毛氏引齊賦未必即非周之制且以周禮考之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
爲丘四丘爲甸甸爲縣一縣二千三百四夫二百五十六井無二千井也以孟子助法八家同井計之二千四十八家無
萬六千家也尤自劉保又欲據注來取周禮司徒司馬被攝匠人之文以乘除之法合之謂乃方二百里之小國是可於包
焉之外另備一節而二百里之數經傳未見亦不足據也因爲考而斷之曰千乘之國者井田百里而合清道城郭山川附
帶則其地當四五百里不等者也其千乘則合境而計非以出軍時計者也何以言之蓋齊考周禮匠人九夫爲井井
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當成畝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道方百里當同閭閭廣二畝深二畝謂之浍孟子曰方里
而非一里一井百里萬井由井而方而間其間有溝則此百里皆溝溝井而間而溝左氏曰列國一同則百里之同正公
侯之國間之云者此其與井之間也蓋溝道不在井田內計畝溝道日不計何況城郭山川附帶乎若合溝道城郭山川
附帶而考則周禮大司徒所開於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是也昔明章位曰彼王制關於於他阜
地方七百里車千乘孟子曰周公封魯爲方百里魯伯曰魯之山川土田附帶是知魯之封也其廣雖七百里而非田之
地仍當以百里其餘皆山川附帶故曰車千乘耳更以考百里之命及方六七十里五六十里說證之千乘乃百里之國
不歸然則考乎王制氏者大率以數不足爲縣而不知百里之地以開閭九夫爲井計則九萬夫以殷人助法八家同井計
亦八萬家開閭九夫爲井則萬家出一人則以司馬法七十五人一乘計之只用七萬五千人尙無不足况此說不見經傳
而其兵車一乘十人從二十人一律與魯侯公車千乘於徒三萬者合較爲可據則千乘三萬耳於九萬夫傳用三分之
一何不足之有況孟子於徒考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與齊制縣雖五分十縣三合以經釋經確有可據何必舍此
而他求也或曰王制方百里者當田九十倍畝山陽封費川澤澤澤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倍畝云云是溝道
城郭山川在百里內也且六十倍畝六萬夫取三萬出於車何不可者安必百里之皆溝非田乎曰王制之作在秦漢之
間處禮云文衛令博士作此後出之書與司馬法之不可據據也然其言千里之地封百里之國三十封七十里之國六十

并五十里之國百二十並無三百一十六里之文乃主馬說者據其三分去一之說以駁包氏而不據其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說亦自矛盾矣愚謂不如從周禮大司徒之文較爲可據夫禮記一經引據家當以理去取不可與易書詩儀禮周禮

三傳等書同日語也

輕肆則債事怠惰則廢事故必敬然上兢業而下玩忽者令出而未必於

行也故又必信國大則用大無節則弊生

無節漢書食貨志爲不節即無紀實者備災之正用亦必日計月要歲考之於六官制之於家宰

節者

出之有制也然始爲儉約漸卽刻覈而恩不及於百姓矣

其甚者且損下益上如漢桑羊宋王安石輩取緣科稅開聚行青苗而

取之故又必愛人使民以時布時政

如三日于昃四日畢乃使民耕種之時九月農隙十月納禾稼乃使民刈穫之時龍見而畢務火見而致用乃使民興築之時仲夏新陽

本仲冬新陰木乃使民墾探之時十一月使民伐木十二月與樂成乃使民謹出入脩道路之時又春秋傳書蓋以時說本毛萇詩

及農隙講武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是也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

學文焉曰文者古之遺文也

是說即五經六籍也鄭曰文道藝也

朱註

子曰至學文

謹者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汎廣也衆謂衆人親近也仁謂仁者

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文謂詩書六藝之文

愚按入以內言

內則子事父母兄弟睦姻婣問安親諸日出而遇客從其事日入而夕必以習甘

出以外言

內則又曰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是謹未十年在宮中諸子之室十年則出外謹

信就言行言汎愛親仁就師友言以上皆行也經籍遺文則文也夫子設教本於忠信而備於文行先行後文此輕重之序也曰餘力則重在力行可知弟子者對父兄而言此當在未冠昏之時若成人出仕於國又非此章所能盡也

子夏曰賢賢易色孔日子夏弟子姓卜名商也

家語少孔子四十四歲衛人孔頴達引弓疏魏人故唐贈魏國公宋封魏公號曰溫國卜商溫衛邑

子夏嘗爲魏文侯師或誤衛爲魏然

言以好色之心好賢則善也

阜疏上賢字猶特重下賢字則賢人若曰特重此賢人則當改易其平常之色更起莊敬之容朱子從孔說

事父

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孔曰盡忠節不愛其身也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王曰言能行此四者雖云未學而可謂己學也

朱註

子夏至學矣

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游氏曰皆所以明

人倫也

愚按下三端明事親事君交友則首端當指夫婦言之夫婦爲人倫之始在德不

在色能以賢易色則閭門蕭穆關雎所以爲風始也

按陳亦韓云賢賢易色主夫婦而言賢賢如

好色故云易色也 趙孟夫婦其理其大

若賢人之賢則交友一節已括之矣 竭盡也子之力乃父母之遺體所有以父母遺體所有

還竭之於父母如水之竭涓滴無遺

江氏曰說文無竭字竭蓋竭之假借訓盡也從水易聲惡性從文

江氏云然此章之訓則竭其正義如饋之爲是

故曰能致如致邑之致以物遣人曰致言致其身於君也清按

君之爲言國也事從事也專制之世視國爲一姓之私物故聖賢立言亦爲時代所限合君與國而一之然細釋其旨凡言尊君者皆狹義而爲君之一身凡言忠君者皆廣義而言君即言國此所謂事君即從事於國也致其身者以身許國也

左氏哀二十五年傳晏子曰君人者其體民社稷是主也君者故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職誰敢任之正可證明此章之意

信者踐其所言

也吾必謂之學者言明倫即是學也

言既釋爲國臣亦宜釋爲身君臣之義即所謂以身爲國臣者之義仍當對於五倫之首而不可廢故今仍宜以明倫證此章也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孔曰固蔽也二曰人不敦重既無威學不能堅固識其義理也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鄭曰主親也憚

難也

朱註君子至不固既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矣

主忠信

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故

學者必以是爲主

無友至己者

無母通禁止辭友以輔仁不如己則無益而有損

通則勿

憚畏

難也自治不勇則惡日長故有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

愚按君子謂在位之人也

清按如謂成德之君子則其德已成於下文各節戒勉語氣不合如謂君子之自修當如此則則君子下宜加之德二字如謂指一君子於此以示學者則君子下宜加者

字近日講章家解之以爲初學者則孔子於初學者即稱之曰君子恐無此理毛奇齡曰聖賢則主忠信以下則爲一輩然子罕篇固自之上有子曰字則自爲一章此章則主忠信三句明明連上文爲一氣斷無分或兩章之理蓋記者非一人後記略而此記詳也以上諸說皆非也今謂君子爲在位之人則春秋之時世祿世官或輕浮或鄙陋或詐僞或狎小人或怙惡飾非皆列國卿大夫之通病孔子以此戒勉之較爲合理且戒者人望而畏之則也若平常人士當言戒德不當獨言戒故此章蓋言當以戒勉在位之人言之子罕篇乃爲戒勉學者也

固孔先訓蔽言君子不重則無威學則不至有所蔽也

玩則字語意義長蓋聖人爲有位之君子戒勉之欲其合內外人已而交脩也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孔曰慎終者喪盡其哀追遠者祭盡其敬人

君能行此二者民化其德而皆歸於厚也

朱註

管子至

終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謹之遠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

故以此自爲則己之德厚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也

愚按附身附棺勿有悔虞祈禱祥謹其節慎其終也七世五世之廟饋禘蒸嘗之

祭追其遠也

遠者由近以推遠也又按喪服不杖期傳曰大宗者尊之統也高祖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曰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祖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統上尊者尊統下

統上尊者尊統下

此雖非民之所能爲而人同此心心同此性其德則固已有之歸厚

對越薄言世無論何事物漸用則漸薄君子治民欲反薄俗而還厚豈待外求

哉亦惟卽民所固有者以身率而先之則民化之而自歸於厚矣

昔或有兄死不爲哀者問子羔將爲政率遂爲

哀或人曰哀則雖面無有故范則冠面雖有

親兄則死而子羔爲之哀亦歸厚之一端也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

鄭曰子禽弟子陳亢也字子禽子貢弟子姓端木名賜字子貢

按鄭注凡言弟子姓名皆此例朱子誤以子貢弟子句上屬陳亢故

有九爲子貢弟子一說非也家語陳亢陳人字子禽少孔子四十歲史記端木賜衛人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陸德明以爲實古本作陳蓋古人名字相屬充說文加人頭亦可引申爲鳥須實說文則獻功與賜義相連當以爲爲正讀訓賜也樂記作子觀見師

乙酉闕亢怪孔子所至之邦必與聞其國政求而得之耶抑人君自願與爲治耶子貢

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

與鄭曰言夫子行此五德而得之與人求之異明人君自願求與爲治也良讓教美潤澤

之良和從不違期之德去者從約期之德推人後己謂之讓也鄭曰夫子入其國視事其風俗以知其政教其民溫良則其政教之溫良也其民恭儉讓則政教恭儉讓也

朱註子貢至抑抑反語辭子貢至溫 and 厚也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遜也言

夫子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也

愚按夫子過客地非親密分非臣寮而一至是邦卽能洞悉其國政亢以私意窺

聖人故疑曲探而得之或以此干進也溫良恭儉讓聚說異朱註以夫子之德容

言義長然以得之云者非必時君就問也禮經解篇曰入其國其教可知君子居是

則疾入國而土地野治夢若尊賢使能位不逾德不謂戶姓牢籠本供張風辨反是則亂此望而知者也

知者也得此三省國之是非美惡已了然於心目迨至後車南望城門長跪而致馬繩不俟此爲贊之切服

豈與

揣摩時勢縱橫圖國者同術哉其諸雖語辭而正以確指其異凡其字皆有所指

諸從者

音讀若增

乃指此物而別異於彼物之詞猶言此等求與彼等求大不同耳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孔曰父在子不得自專故觀其志而已父沒乃觀其行也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孔曰孝子在喪哀慕猶若父在

無所改於父之道

卓疏其義有二一觀其志之深蓋復諷教之是非故君親於三年也一則三年之內以慕之心事亡如存則所不忍改也范祖禹曰父在觀其父之志而承順之父沒觀其父之行而服述之

朱註

子曰至孝矣

父在志可知父沒行可見然又必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見其孝不然則

所行雖善亦不得爲孝尹氏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非道何待三年游氏曰無改者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

愚按朱註先取范說後訂正集註卒取孔說兩說雖義無出入然按切字義言之以孔說爲長

若以志行爲父言則子之於父知之必深何待於觀且父行亦何待於觀乎

三年言久也道猶路也當行之理也

注中曰三年言其久也何以不改爲其爲道也何非道則爲非道則改叙改叙之治水矣蔡仲改行車德改叔解之振矣舜禹又克諧改襲履之類矣

改道則不由此路舍其所當行

者而別從一路也

此章吃緊在先。辨道字。朱子謂改。雖善亦不若。辨氏謂當改而可以未改云云。蓋於道之字義。偶來之審。故節外生枝耳。抑知道爲實行之路。固以其有善無惡者言之。試以實喻其父。符商於燕。

則必有一適燕之路。此當行之時也。父在子難不得自專。而遂適燕。然其心之欲適與否。則必於實辭形色間見之。故可以觀其志。至父將則者之所立爲志者。今則見之於行。得尺則尺。得寸則寸。物微履涉於適燕之途。至於三年。則與歷枝。極其歷難辛。而卒能不苟安。不由徑不返顧。此非所謂繼志述事之孝子歟。若燕非當適之所。父謂於前子復迷於後。徒以日月限之曰。待過三年而後徐爲。補救豈善。人當哉。故不曰行而曰道。道字蓋有斟酌。禮坊記君

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引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曰弛過敬美。

其義可見。孝者子承老也。以傳重言之。非稱其美也。可謂孝者。言名當其實也。家註

皆於用人行政之是非。迅速上推言。志者心之所行之行者。足之所履。道者本所之而履之之路。之可以蹈履。而非此章。距常之本意。

大凡聖人之言。無空論懸擬。必於名實之際。求之。未可執。史以求經也。清按。魏元珩以此章爲孟莊子。便可備一說。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

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馬曰。人知禮貴和而每事從和。不以禮

爲節。亦不可行也。皇疏。先王謂聖人爲天子者。由用也。若小大之事。皆用禮。而不用和。則於事有所不行。蓋行禮須樂行。樂須禮也。

朱註。有子至。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和者從容不迫之意。蓋禮之爲體。雖嚴。

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爲用必從容不迫乃爲可貴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爲美而

小事大事無不由之也

有所至行也

承上文而言如此而復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爲

貴而一於和不復以禮節之所以流蕩忘反而亦不可行也

有子至行也

嚴而泰和而

節此理之自然禮之全體也毫釐有差則失其中正而各倚於一偏其不可行均也

愚按先王制禮皆本於自然之理文中有情所謂和也然一任自然則有情無文

其弊必至放曠流蕩又何可行

譬如一事其違逆疾徐禮也其進退疾徐之自然而然者和也不順其小自然則違逆疾徐皆有剛硬偏任其自然則必違逆失宜疾徐無度

小

大所包者廣自天子以至庶人由吉凶軍賓嘉而飲食起居皆是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

何曰復猶覆也義不必信信不必義也以其言

可反覆故曰近於義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包曰恭不合禮非禮也以其遠恥辱故

曰近於禮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孔曰因親也言所親不失其親亦可宗敬也

朱註

有子至宗也

因猶依也宗猶主也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

此辱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則可以宗而主之

愚按何包註異今從朱子信不近義終至失信恭不近禮終流足恭

友紀曰君子慎以選驥馬以不選恭

以遠恥又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害矣夫恭近禮情可信儉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貽乎按其言近禮同而此言近義彼言近情情者人情義者事之宜事之宜必合人情也

終至失所依倚爲人所累是以君子必慎始而後可圖終不然時移勢易有初鮮

終欲寡尤悔者鮮矣

按信不近義舉引足生與女子期於梁大水無柱即死事以況之是也若恭不近禮則漢張湯爲吏議居厚足宋丁謂橫冠華服之類若因失所墮則漢之蕭望之之類也

東林雖不失爲君子然舉賢處之必無此等意氣用事觀夫子於衛主顧獨處於陳主司城貢子於齊主高昭子將之則先以子夏又申以冉有射相之圖使子路逐射又使公西赤序與揚解而語猶見起簡子則臨河而返可知於所因之

人皆三致意焉不可倚仗之也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 鄭曰學者之志有所不暇 敏於事而慎

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孔曰敏疾也有道謂有道德者也朱

正謂問事是非也

朱註

子曰至也

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慎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然猶不敢自是而必

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

愚按註疏家多謂學爲誦讀則不免章句之學聖人豈爲是哉此章所言曰食曰

居曰事曰言皆日用尋常之地而學卽在是可以知學矣

又按食禮自三飯至九飯十五飯雖多而非以求飽也蓋禮曰暮人

居書在正方面不敢懈怠以成禮節如公曰以我安賓賓辭以退敎相說開升席爲敬禮爲無算爵非以求安也未告飽未安燕以前有獻酢酬酢事唯強有力而後能行之彼爲之不覺弄飲何以行之按禮升降辨介傳辭非惟則失吾凡此儀

節當行禮時有諸公大夫來觀禮者席在賓之東至明日辨介之後又必獨告鄭大夫鄭先生以訓問得失所訓致正有道也此雖非此章正義亦可備一說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子曰未足多也未若貧

而樂富而好禮者也鄭曰樂謂志於道不以貧賤爲憂苦也子貢曰詩云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能貧而樂道按何晏本作富而好禮者

自能切磋琢磨者也鄭曰切磋琢磨以成寶器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告諸往而知來者子曰諸之也子貢知引詩以成孔子義善取類故然之往告

以貧而樂道來答以切磋琢磨者也

朱註子貢至好詔卑屈也驕矜肆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不自知其富子貢貨殖蓋先貧後富而常用力於自守者故以爲問而夫子答之如此蓋許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子貢至之語與詩衛風淇澳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子曰至來者往其所已言者來其所未言者

愚按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所謂貧而樂也何本作樂道以樂道對好禮此坊記作

好樂

古人於禮樂往往對舉故坊記作好樂

此章乃貧而樂援二者以改之非也

然樂實兼二義所樂者何道也

無詔無

驕尙須強制樂與好禮則渙然冰釋怡然理順曾何詔驕之足云此聖賢論人處貧富之道無與於子貢之貨殖也然此本論處境而迫於詩義有合子貢引詩以明之是之謂善言詩周禮以上經師說詩無一不取義而不用於詩訓蓋古人自入學先通訓詁至十三經詩時學重已九十字更不必解字義其詩也必知六義而後知立言之體與爲政之方故凡說詩曰國風五言七言不謂之詩而謂之言者皆違曰持此說以往得彼說以來於事

則兩不相謀於理則兩足相成故夫子嘉許之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按何晏集解本作患己不知人

朱註

子曰至知人也

尹氏曰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己知不知人則是非邪正或不能

辨故以爲患

愚按患猶病也人不知己於己無傷不知人

此知猶良知之知非猶知遇也

則人本賢而以爲不肖人

不肖而以爲賢辨之不明而與拒失宜則於己有損故不彼之患而此之患

論語精

學而稽第一終

後學王汝玉所
另應錄紀三校字

論語稽

遵義宦懋庸伯銘學

男應清誨之校註

後學

黃岡王與中文數
金眉子漸遠宜

參校

爲政稽第二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鄭曰德者無爲譬猶北辰之不移而衆星共之也北極謂之北辰共拱手也

朱註子曰至
共之

政之爲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德之爲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北辰

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共向也言衆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

愚按北辰

辰之謂爲龍曜者歲六十甲子分集於十二次以爲歲差而斗柄則分指十二月以紀每歲之一周天書曰辰弗集於房謂天變不應度也

極北紫宮中五星所次

舍之地之總名也

漢書星傳星有太極焉註北辰也周詩引爾雅注天象北辰極也實是上帝之號案陳引爾雅星微星爲北辰何休注公羊太極星爲北辰陳繼勳引許慶宗說句陳星爲北辰然以

爲太極帶號則空無其所以爲星則動而不居皆非也毛奇齡以北辰爲極星引古尚書北辰爲星宗司馬彪漢志北辰星含元運初以統緒列宿樂府上有北辰星志北極五星在紫微宮中名曰北辰其紐一星天之樞也即北極五星之一名極星云云其所引極星是然古尚書後漢志樂府皆未極爲一星之名舊志光顯見五星之極皆名北辰毛氏乃以一星當之且制爲別名極星之說亦未可據矣江永以爲極星不動處而言非有星也漢志北極五星前一星太子第二星者王亦上乙之座第三星星子第四星後宮第五星極星爲天之樞流括謂不動處在極星之末一度餘明末西洋人測之謂在極星之末三度其數雖是然必指極星之末言則無論一度三度而極星不能不動動則度數亦無定準且此處何不因極星立名以便辨論而乃名之曰北辰耶許宗憲曰天左旋西行一日一周以赤道極爲極即北辰也日月五星右旋東行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蓋以赤道極爲極即黃極也恒星七十年東行一度古法謂之歲差西洋人謂之恒星行其度右旋東行亦以赤道極爲極赤道極有二一北一南赤道圈出入於赤道之內外東北多南至日在赤道南二十三度半夏至日在赤道北二十三度半故黃極赤道相去二十三度半也然黃道極亦以赤道極爲極故赤道極乃不動處云云此蓋由地上赤道爲中分之而北爲北極南爲南極其說極極特未能指出北辰究竟係何物耳朱子以爲北辰天之樞紐極有五星其前一明者太子其二最明者帶廣乃太乙常居也其後一星分外開得些子而不甚明者爲極星北辰是其中間無星處者些子不動是天之樞紐北辰無星極人要取此爲極不可無個記認就其旁取一小星謂之極星此星近辰極動不覺惟辰不動乃天之中猶心之心也北辰即太乙星以居於位宮之謂之太乙以其所居之處宮之謂之北辰太乙知人主北極如帶都云云其說最爲得之惟曰北辰專指小星之傍則小星既不甚明何以古人遠惑不知西東者得北辰以列之耶今按北辰者極北紫宮中五星所次舍之地之總名也指爲星則星動不居指爲些子無星之處則無可辨識殆以星爲極準以觀度爲位次者也考之舊志北極五星在紫宮中名曰北辰周時冬至日加酉之時立八尺之表觀象表端希望北極中大星夫曰北辰中大星則北極之地不偏指些子地可知其中不偏一星亦可知極星末極星旁是北辰之中心而北辰二字則不專指此北辰星之次舍也星書人說皆誤其又曰北辰者郭璞曰北辰天之中心言曰極以星之次舍言曰辰名實而實同也北辰爲五星次舍之地之總名則五星之間顯然是五星雖動亦不離此朱子所謂星如人主辰如帶都人主動帶都不動也太乙之星其象帝王猶人主也其餘四星如王子妃順大臣之在人主側也太乙不在北辰之正中猶人主在宮中亦不必居正中也

終古不動故以擬帝王之

象

中國居北極出地之四十度零人但見北極不動而不知人所不見之南極亦不動而地繞日一週一歲地自西向東自轉一周爲一日每歲分四時爲四游積歲至數千年則十二次亦漸爲歲故春秋之歷法証諸上古則積歲

而不變不改因學紀開曰日右轉星左轉約八十年差一度漢文帝三年甲子冬至日在斗二十一度唐貞元元年甲子冬至日在斗九度九百六十年差十三度見李肇國史補賈誼云古歷冬至日在斗星太初歷冬至日在斗牛初何承天云幾多至日在須女十度太初歷冬至日在斗牛初四分景初歷在斗二十一祖冲之云漢初用太初歷冬至日在斗六度太初歷日在牛初四分法日在斗二十二符姜夔以月建知冬至至在斗十七今參以中星以檢望冬至日在斗十一通而計之宋宣百年所差二度沈存中云顯帝歷冬至日在斗初今留斗六度幾與日短星局今日短星東望此歲差之大較也而四輔四星在其前勾陳六星擁其

後二十八經星左旋五緯星右旋與有名之星三百六十無名之星萬一千二百

五十悉環繞之

天地之形北極南極皆不動地每年三百六十日環日一周五星與地皆繞星而二十八宿則經星也緯星動經星不動經星之內有三垣太微垣十星在翼轸北極曰天子之宮庭五帝之座十二

諸侯府也其外諸凡神也一日軒轅爲極太微爲衡衡主平也天市垣二十二星在房心東北宮極衡主聚衆一日天璇主斷獄之事儀紫微垣中有北極五星在紫微宮中大之極也天璣無虧三星在織女北極不移以丹元子多天璇考之五星者第一星主月太子也第二星主日帝王也亦爲太乙之宅謂最赤明者也第三星主五緯進子也第四星爲宮第五星爲天樞張衡云此二星並爲后宮也極垣四星曰四輔所以輔佐北極而出度授政者也其數又曰左樞右樞夾前門兩面紫微一十五上牽少尉兩相對少牽上輔次少輔上衛少衛次上參後門東邊大贊府門西喚作一少房以次即向前門數按此乃紫微垣前之十五星東藩八西藩七南門者近閣閣門者也又曰陰德門裏兩黃梁爵齊以次其位五女史柱史各一戶御女四星五天柱大理兩星陰德邊勾陳尾指北極垣勾陳六星六甲前天象獨在勾陳星五帝內座後門是華蓋並杠十六星杠作柄形蓋形蓋上連連九個星名曰傳舍如連丁按此諸星皆在垣中華蓋台十六星在勾陳上正當大帝所以覆大帝之座勾陳六星在華蓋之下五帝內座五星在華蓋之下勾陳之上象斧星之形御女四星在勾陳之北八十一御妻象也六甲六星在華蓋左傍分室陰陽紀時節天柱五星亦在華蓋左傍近東垣北滿法五行主爵嗣貴從

之職者也又云垣外左右各六珠右星內階左天廚階前八星名八穀射下五天倍指天林六星左輔在內廚三星右輔對文昌斗上半月形希疏分明六個星文昌之下曰三公太尊只向三公明天宰六星太尊遠太陽之守四勢前一个宰相太陽則更有三公相西偏即是元心一星則天理四星斗室時輔星近看開陽淡北斗之前七星則第一主帝名輔精第二第三城戴星第四名推第五衛國陽瑞光六七名按紫微垣正當北斗之上天本無象可指其可指而目之者星也丹元子者謂大此諸星之命名皆法周禮說者以爲用甘石星經編爲附錄耳

故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共字說文蓋合四手以象衆星之形如衆手交相承奉者然

人君有德

而一人高拱於上庶政悉理於下猶北辰之安居而衆星順序也清按恭己垂裳之治堯舜而後四千餘年鮮再見者則君主專制之世何足以語此今以議院國務院特立法行政之權而大總統受成於上各省奉行於下則北辰衆星之喻唯共和之統一政府乃足以當之且大總統有一定之位無一定之人於其所之義尤吻合也

子曰詩三百五曰天之數也一言以蔽之包曰蔽猶當也鄭曰蔽塞也曰思無邪包曰歸於正也

朱註子曰至

蔽猶蓋也思無邪魯頌駉篇之辭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

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

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

愚按探之管牒被之管絃者曰詩詩三百篇貞淫不齊正變不同然其思之無邪

則一古者詩軒之采風巴人下里豈無一二文人學士飾爲雅正之辭乃取勞人思婦鄙賤憂遠於大廷益風俗俶大彼風雨思故舊焉志與如會以采芣苢芣苢之則朝廷賓客之所賦者豈其宜哉至於人樂本諸天籟所以見性情言近而旨則遠辭文而意則隱有如麥秀之歌發闕之機騷騷在門采芣見五郎不列於三百而時移世易猶可以反古復始思以詩有升降而用思固無升降也此無邪一語所以足括三百篇之義也

子曰道之以政孔子曰政謂法教齊之以刑馬曰齊整之以刑謂民免而無

恥九曰苟免罪也道之以德包曰德謂道德節曰六德謂知仁聖義中和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節曰格來也何曰格正也按朱註引齊格其非心爲齊皇說郭象曰德者得其性者也禮者體其情者也沈居士曰夫立政以制物物則格以

從之用刑以齊物物則巧以避之巧則格從而心不化巧避則苟免而情不恥由失其自然之性也使物各得其性則用心不枉其各體其情則格知恥而自正

朱註子曰重道猶引導謂先之也齊所以一之也道之不從而以刑一之則民苟免刑

罰而無所羞愧此之謂格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則民有所觀感而興起而其淺深厚薄

之不一者又禮以一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

愚按格字訓正訓來訓至義無出入然訓正爲長考之禮記周官

禮記文選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

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遜心故君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役之則民有孫心則官師民幸君子欲以三德教國子而司諫掌糾萬民之德而約之保氏掌誨王家以六藝養國子以道官師五職而司教小宰制萬民之百吏惡者其有不舉教者三讓而罰三罰而士加刑刑取諸嘉石投諸司空或歸之國土

政刑中有德禮德禮中亦有政刑用德禮不用

政刑民不知威何以感恩用政刑不用德禮民徒畏威全不見恩二者皆失也故先王之於民也德禮爲先而實亦不廢政刑之事此章之意在辨其輕重本末非遂以政刑爲不必用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何曰有所成立也四十而不惑孔

曰不疑惑也五十而知天命孔曰知天命之終始六十而耳順

鄭曰耳順聞

其言而知其微旨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馬曰矩法也從心所欲無非法者

朱註

子曰至

心之所之謂之志學卽大學之道也

三十而立

守之固而無所事志

四十而知之

明而無所事守

五十而知天命

天命卽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知

此則知極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

六十而耳順

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

也

七十至不踰矩

矩法度之器所以爲方者也

子曰至不踰矩

程子曰孔子生而知之者也言亦由學而

至所以勉進後人也

愚按孔子雖生知之聖其學亦與年俱進者也十五者始入大學之時心之所之

者學則念念在學矣然心雖向學而立足未定至三十而壯

古人三十有室處夫婦之道人最八尺舉或數則謂之丈夫

則研究事理已積十五年之久此時脩身齊家步步踏實乃能卓然不移所謂立

也然身雖能立心猶易動不能無所眩奪又十年而更事愈多考理愈精是是非

非辨之親切是謂不惑此卽集義之學孟子所謂四十不動心者也

只是耳根硬牙齒緊如我輩巨儒中

把得統毫如千軍萬馬中扎得定

然不惑者於人事已有確見而性道之本於天者尙未能極精盡微

又必遲至十年而後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故曰知命

此知如知痛知癢之知他人未嘗而自己能察雖喻之而官又不得而傳之其實在

處則大易陰陽消長之機也

迨至天人交盡之理求之益遠得之益深又加十年涵養省察而後聲

入心通不假思索

正如彈琴吹笛其腔調雖出自手口而實由耳中得之古人則絲不如竹竹不如肉言漸近自然也凡論語問答者大半夫子六十已後之言

至於七十則又

積十年此時不勉而中心皆化爲道心無須去欲而所欲無不合理故不必有

意爲方圓而悉能中矩此章乃聖人自言其心得之節候以示學者欲其自勉也

今人高視遠人謂如天之不可階其實五六十年之久何事不成聖人之功亦大約十年一變每變愈進愈進愈純然則壽人也亦人也道者人所共由學者可不勉哉

孟懿子問孝子曰魯大夫仲孫何忌也懿誼也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

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鄭曰恐孟孫不曉無違之意將問於樊遲故

告之也

良說不啻孟孫而告樊遲其人不見委曲一云孟孫問時樊遲在側

樊遲弟子樊須也

齊人少孔子三十六歲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

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朱註

孟懿子無違謂不背於理

樊遲御

夫子恐懿子失指而以從親之令爲孝故語樊遲

以發之

樊遲曰至

是時三家僭禮故夫子以是警之

愚按孝字之本義子承老也。懿子者受業於孔子者也。其父僖子將死遺命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某我死，必使二子事之而學禮焉。夫子因僖子有學禮之命，故教懿子從親之命，無違二字已有禮字在。與幾諫章不遠。中庸篇順親義同，而意實有別。懿子知其然，故不復問。

注家以爲違轉達又謂懿子不足委曲夫懿子於夫子師弟耳何

待轉達既歸爲友何不足委曲之有

然在懿子則可。若他人亦以從親之命爲孝，卽不能無弊，故復告樊

遲，蓋問答後遲適爲御也。

如曰告時樊遲在側則不當復述教誨之道多術取足達意而已蓋有未達雖因人以明之可也

生事葬祭以禮孝之

事備矣。

古者祭稱孝子年孫明正嫡一脈相承非衆子庶孫所可干者懿子魯之貴卿冬莫大於傳重故特揭詞字爲生事葬祭之本於禮無違而後推之上可以治祖廟祔之下可以治子孫推之旁可以治兄弟台族以食序以

昭穆別以禮義夫而後可以備重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馬曰：武伯懿子之子仲孫釐也。武諡

也。言孝子不妄爲，非唯有疾病然後使父母之憂耳。

朱註至之憂

孟武伯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惟恐其有疾病，常以爲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

母之心爲心則凡所以守身者自不容於不謹

愚按馬註唯疾病使父母憂近人或云父母自憂其疾訓皆異然朱註義長武伯生於世祿之家凡驕奢淫佚聲色狗馬皆切身之疾不必風寒暑溼而後謂之疾也昔樂正子春云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父母之遺體行殆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虧其親可謂全矣卽此意也

子游問孝孔子游弟子也姓言名偃

吳人少孔子四十五歲

子曰今之孝者是謂

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包曰犬以守禦馬以代勞能養

人者也一曰人之所養乃能至于犬馬不敬則無以別孟子曰養而不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

朱註子游至

犬馬待人而食亦若養然言人畜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

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

胡氏曰世俗專觀能足矣。不思待愛而不知漸流於不敬。非小失也。子游來必至此。人直恐其愛過於敬。故警之。

愚按犬馬有養包前說義長。聖人教人有專對其人言者。所謂發其病而藥之也。有不專對其人言者。所謂扶世訓教也。此章提明今之孝者。正與今之從政者。今之成人者。一例。蓋當時以能養爲孝。如穎考叔舍肉遺母。靈輒宦三年得箠食。與肉以遺母。皆所稱爲今之孝者也。子游學道而以弦歌易俗。豈於親乃有失敬之理。其間之意。正以時人於孝養二字混而爲一。故質其疑耳。夫子明養與敬之別。判然不同。而犬馬上加。至於以爲詞。則自今之孝者。以至愚夫愚婦。而極於犬之爲人守夜馬之爲人代步。何一而不有養者。參說文訓。供養從食羊聲。按天生人物。皆能以力自養。人少不能自養。父母乳哺之。人子除養父母外。又終三年之喪。以報之。此天下之通義也。犬馬不能自養。人飼畜之。犬馬以守衛代步養人。故曰皆能也。 清按若作養犬馬解。不惟疑於不倫。且其文當作皆有以養。皆能養之不當用能有二字。今細玩語氣。犬馬對今之孝者。言能養二字。緊頂上文。能養來。皆有二字。針對是謂來。若曰。第以養言。則不獨今之孝者能之。即犬馬皆能有之。口吻較合。且六畜惟犬馬能盡力爲主。故以此能養親者。此漢唐說經諸家所以多從包氏前說也。 言此者。正見人養親與犬馬之養人同人。能於養中致敬。乃謂之孝。不然風俗惡薄。日趨

於下彼犬馬無知以守夜代步爲職分之當然而爲人子者觴酒豆肉形爲德色並犬馬之不若矣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

包曰色難謂承望父母顏色乃爲難也鄭曰言和顏悅色

是爲難也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馬曰先生謂父兄饌飲食也鄭

曰食餘曰餽

按陸德明釋文鄭本作饋音健謂饋父兄之餘今不從

曾是以爲孝乎馬曰孔子諭子夏曰服勞先食女

謂此爲孝乎未足爲孝也承順父母顏色乃是爲孝耳曾則也

朱註

子夏至孝乎

孝子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故事

親之際惟色爲難耳服勞奉養未足爲孝也

愚按說文饌乃饗之或體饗訓具食從食簠聲具食於父兄也色難包氏與朱註

異然下服勞奉養皆就人子言之則色當爲人子之色朱註義長子夏作僕禮喪

服傳其體理極縝密然喪親乃至無聞蓋其人事能盡而天真不足無以誠於中

卽無以著於外故其平日見於面者少和愉之容而夫子因其所失而告之也觀

曾子數其二罪亦可見其大略矣

懷弓子夏與子面其明曾子希之曰吾聞之也朋友與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子之無葬也曾子曰商聞何無葬也吾與女

事夫子於漆池之間退而居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與爾親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子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爾何無葬歟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過矣爾索居亦已久矣况喪子而喪明又有味於全受全歸之義耶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孔曰回弟子也姓顏名回字子淵魯人

少孔子三十歲

不違者無所怪問於孔子之言默而識之如愚者也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

也不愚孔曰察其退還與二三子說釋道義發明大體知其不愚也

朱註

子曰至不思

不違者意不相背有聽受而無問難也私謂燕居獨處發謂發明所言之

理

愚按顏子資質在聖門諸子之上如愚二字正所以形容其不愚不違何足貴足以發斯爲貴耳發如萬物發生之發顏子聞夫子之言隨時隨地觸處皆能通貫

譬猶天地回春而句者舉出萌者盡達也

子曰視其所以何日以用也言觀其所行用也觀其所由何日由經也言觀其所經從也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孔曰廋匿也言觀人之終始安有所匿其情也

泉隱江曰言人誠難知以三者取之近可識也

朱註

視其所以以用也

觀其所由由從也

察其所安

安所樂也

人焉廋哉

焉何也重言以申明之

愚按以爲也所爲有善惡之分也

春秋傳曰能左右之曰以重以之蓋文左道右注故曰能左右此當兼新舊言之人之善惡先必有所爲而用善言善教以東身心則善用邪

說讀辭以從耳目則不齊

由者心之萌動也

說文有男無由而男字從弓由聲則說文本有由字可知由者果析由初生之象以準甲言之則爲甲以萌動言之則爲由物漸生是不息之意也安者

息也由安相對而言說文有空無廋廋當作控

度之爲控本義只作投求此作護解正如氣訓爲治乃反言以決之非正言而引長之也人

不易知以其善廋也若始視其所爲而有以定其善惡

然不無掩著

繼觀其萌動之初善

惡不及掩著之地

熱誠一時之善不能長久

而又終察之於尋常日用居處飲食之細則亦何所

廋哉重言之者猶曰可廋於此而又焉廋於彼云爾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曰考其

所爲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則此章三句乃夫子引官人篇之辭下二句乃夫子之言蓋爲有位者用人行政而言也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何曰溫尋也

按溫訓煖溫者溫本熱之水引申之凡物將寒而重熱之曰溫

尋釋故者

又知新者可以爲師也

朱註

子曰至爲師矣

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爲人師

愚按師卽謂此溫故知新之學非爲人之師也

設本條應

凡人於故者時時尋繹之則

於故者之中每得新意天下之義理無窮人心之潛發亦無窮所謂歸而求之有

餘師者是已

訓按溫故知新本爲己之學非以爲人且其所造正未可量不淺可以爲人師孟子言人之患在好爲人師夫子豈嘗爲焉是計細味此章語意正與子張言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互相發明蓋

師也者我所益是謂益者也溫故而知新則所獲日益不待外求師而此可以爲我師矣

子曰君子不器包曰器者各周其用至於君子無所不施也

朱註

子曰至不器

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非特一材一藝而已

論語精

爲政精第二

八

附公論新報館內

愚按人之材質大爲梁棟細爲榱題貴爲簠簋賤爲瓦礫皆各有所用或可小知或可大受各成一器惟君子無可無不可大小方圓不拘一格也

又按周官三百六十皆各有所治惟宰無所

不統其辭惟三公乃得坐而論道則不器豈易言哉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孔曰疾小人多言而行之不周也

朱註子貢至周氏曰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而後從之者言之於既行之後

愚按此卽中庸言顧行行顧言有餘不敢盡不足不敢不勉之君子也

子路求之能行惟恐有間卽是

此意又按古今立言之人大抵於躬行心得後纔得見得透然後以教言略述生平感又弟子會萃所聞以備遺忘以貽後世者言不顧行則非所以爲君子矣子貢能言夫子恐其言過

於行故以此告之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孔曰忠信爲周阿黨爲比

謂按阿黨集解本引此爲孔安國注

據左氏文十八年傳正義爲鄭注今從集解本

朱註子曰至周普福也比偏黨也皆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爾

愚按周之爲字以四圍環轉爲訓比之爲字則从之反耳

清按陸佃曰二人向
偏爲从向略爲比

此論君

子小人兼學術治術言之學術之隆汙治術因之而升降

其始由一二學士大夫相繼相榜
其終遂至朝野紛紛黨同伐異此

一是其微一是非浸至漸
倒混亂而莫可究詰矣

夫子指出公私分界爲千古立之防制不啻於十世百世前已

知有漢宋朋黨之禍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包曰學而不尋思其義理則罔然無所得思而不學則
殆何曰不學而思終卒不得使人精神疲殆也

朱註子曰至
則所

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

愚按思學不可偏廢一偏廢則罔殆之弊乘之如今日漢學宋學之分門訓詁考

據詞章之各據一偏以成一家言者大抵皆爲學之始有所偏也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何曰攻治也善道有統故殊途而同歸異端不同歸

者也皇疏此章禁人雜學
諸子百家之害也

朱註

子曰至也

范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爲一

端如楊墨是也

程子曰魯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爲近焉所以其言尤甚

愚按當日所謂異端惟是處士橫議百家之說並進耳不惟無所謂釋家並道家

亦非今日之道家也

按儒歷者天然之書歷六朝唐人編而後成仍是中華之言只大旨是竺國之室耳至如道

成五利皆此說也後漢張道微始創五斗米之教竊據漢中其流源乃分在江右之信州至唐玄宗以老聃爲始祖乃有夢與容之求唐末高誦好性學裴光庭呂用之等摩爲焚惑其道乃大盛若六朝法顯支遁者流則以僧而慕道人之名元龜羅琳者流又僞儒書以釋佛經擬於合道與儒釋而一之至宋徽宗崇林靈素於是別道另爲科儀之書而三教之名乃分著於世然文人學士往往不察道而喜釋者以爲靈素靈術本淺其書又不若釋氏之有文人詞色故也 古先

聖王之道一而已矣端者如木之一端叩本則末應叩末則本應若異端則別有

一端雖在天地陰陽氣化之中然專攻於此則竭其人之聰明才力可以無所不

至如洪水猛獸盜賊其爲害甚矣

謂按近今說經家或說攻爲攻擊已爲止謂攻去異端所害也止並引孔子責原壤誅少正卯爲證於義亦通然不如朱註較得聖人氣象且

責原壤誅少正卯不得不然之事他如以德報怨是直於對父之類帶人皆竊官以正之非以攻擊爲事也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孔曰由弟子也姓仲名由字子路

下人少孔

知之爲知之

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朱註

子曰至是知也

子路好勇蓋有強其所不知以爲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以知道

乎但所知者則以爲知所不知者則以爲不知如此則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弊亦不害其爲知矣況由此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

愚按此章之意朱註謂誨以知之道據韓詩所引又似爲言而發

韓詩外傳三孔子曰由志之君子知之焉知之

不知爲不知言之要也

能之不能爲不能爲之要也然細味經文語氣實爲所誨而發若曰由我誨女者女知之

乎知之則以爲知之不知則以爲不知如此則所不知者不至混其所知乃爲真知知不知皆指所誨而言

子張學干祿

鄭曰子張弟子也姓顓孫名師字子張

陳人少孔子四十八歲

干求也祿祿位也

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包曰尤過也疑則缺之其餘不疑猶慎言之則少過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包曰殆危也所見危者闕而不行則

少悔也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鄭曰言行如此雖不得祿得祿之道也

朱註

子設學
干祿祿仕者之奉也

子曰至
其中矣

呂氏曰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安程子曰尤罪自外

至者也悔理自內出者也愚謂多聞見者學之博闕疑殆者擇之精慎言行者守之約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言此以教子張之失而進之也

愚按古人爲學凡古今常變之理禮樂射御書數之文以及一言一動一名物一
事理凡有切於一身之用皆是也及周之衰急功近名之士如名家法家縱橫家
兵家漸至各爲一學以求仕進子張才高意廣志在用世雖未別立門徑而其所
學好高務遠矜奇立異有急欲自見之意故曰干祿干之爲言犯也其始不過思
出其位而久之必至遂末忘本故夫子以言行之切近者告之然國家課士之法
實亦不外士子課身之法能修其身不忠不見用於世在其中者自然而然而不須
干而自得也謀道章曰耕也餒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君子憂道不憂貧亦此意

也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包曰哀公魯君之謚也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包曰錯置也舉用正直之人廢置邪枉之人則民服其上矣鄭曰措投也

本論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朱註哀公至

哀公魯君名蔣謝氏曰好直惡枉天下之至情順則服逆則去必然之理

然或無道以臨之則以直爲枉以枉爲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

愚按稱孔子對曰者尊君也

清校論語記夫子與弟子言曾曰子與他人言則曰孔子對君則爲孔子對曰然於季康子亦有用孔子對曰者豈以孔子爲季氏吏耶其與康子言不用

對曰及於弟子間有用孔子曰者實文便有許說無他義也

服者心悅誠服也君賴民奉之而後爲君民亦賴君之教養

而後遂其生是君民固相爲維繫者也然民非君所能獨治必設官分職以治之官之直枉民心自有公論特舉錯之權操之君耳君舉錯愜於民心譬如四肢有痛癢心先知之而手足從而抑攝之則天君泰然而百體從令矣清按孔子當君

權時代而直扶民心所以服不服之故以告哀公蓋已隱隱有注重民權之意矣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 孔曰魯卿季孫肥也康諡也 子曰臨
之以莊則敬包曰莊嚴也君臨民以嚴則民敬其上孝慈則忠包曰君能上孝
於親下慈於民則民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包曰舉用善人而教不能者則民
勸

朱註

季康子至則勸

張敬夫曰能如是則其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愚按季康子秉魯政時孔子自衛反魯乃冉有爲宰與齊戰勝之後其問敬忠勸
三者蓋欲用民以戰勝鄰國非有富教其民之心也故孔子就所問者答之而更
無餘辭欲民之敬莫如己先示民以莊莊嚴重也欲民效忠莫如己先示民孝慈
孝以事親惟之人則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是也慈以教子推之人則十四以下不從征役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是也又如春釋鰥子秋食耆老鄉大夫辨民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則國中不及七尺與六十者野不及六尺與六十五者皆不征可知亦孝慈顯也 欲民之勸莫如進賢教不肖 如三

年大比貢其資者能者而升之司馬司馬論官材以聖王論定然後官任官然後爵位定然後祿其不舉
數者移之郊移之遠有資者三讓而封三罰而士加刑利祿爵遷石稅諸司考其善惡不能之事也上自盡其

爲上之實而下自化之惟上所用無不如志矣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鄭曰或之言有也人不顯其名而略稱爲或包曰或
人以爲居位乃是爲政也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
亦爲政奚其爲爲政包曰孝于惟孝按何晏集解本孝作子美大孝之辭也友于兄弟善于兄
弟也施行也政所施行也所行有正道卽是與爲政同耳

朱註或謂毛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故或人疑其不爲政也子曰至書云孝乎者言書之言

孝如此也按朱註從今本與書解之善兄弟曰友書言君陳能孝於親友于兄弟又能推廣此心以

爲一家之政孔子引之言如此則是亦爲政矣何必居位乃爲爲政乎蓋孔子之不

仕有難以語或人者故託此以告之

愚按包咸時石經文乎作于孝于惟孝句按毛奇齡謂此雖引君陳語而自爲詳句如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食喪曰允執其中罔舞困窮湯武受命不祿在帝

心孟子引無賢自無罪惟後在少則自收自放自養自奉而原文方人引實

正與友于兄弟句相對

成文則較宋監本之說爲優今乎字從今本而句從包氏孔子爲國不外乎禮

生中只一禮字禮字之注却便是正名二字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正其名惟之句從司馬司李爲此官即盡此官之職

人人各盡其職則萬事萬物皆得其理矣故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康子曰政者正也衛靈公問政子

曰俎豆則齊軍旅未之學蓋正名即是禮也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政是也若孟子一生則是仁義二字如五畝之宅一

章其所設雖皆推本仁義爲之仁之實受親是也德之實見是也然則文新二者即是禮是孟子雖言仁義而舉而措之

仍是禮也然則孔子一禮也孟子亦一禮也皆子之大學三綱八條曰禮也子而禮之爲用正名爲先當

定公之初遂昭公之季孫意如尚在欲討之則勢不能不對之則名不正故孔子

不仕及意如死孔子執紼哭於庭虎及公山弗擾等殺傷及之名政雖敗孔子孔子不仕至定九年而後爲中冓宰爲司空爲司寇連年而行相繼魯國雖亂孔子豈不仕哉特定之初年則有所不能者耳或人不

察謂新君初立國事更新正可以有爲之時故以不仕爲疑夫子不便明言此意

惟言國之與家爲政則一孝友于家卽爲政也按不正其家不能正國不正其身不能正家則是

奚必於國而後謂之爲政哉此雖託辭而爲政之本實不外此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孔曰言人而無信其餘終無可也大車無輓

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 包曰大車牛車輓者轅端橫木以縛扼者也小車
馬車也輓者轅端上曲拘衡者也鄭曰大車爲柏車小車爲羊車輓穿轅端著之軌
因轅端著之

朱註

子曰至

行之說輓轅端橫木縛扼以駕牛者軌轅端上曲拘衡以駕馬者車無此二者不

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

金注引齊魯谷曰大車制於車人其前方而不廣角兩轅自車尾直貫至轅前其
端有衡衡下有兩旁即輓也輓自六尺之長而非即衡之謂則謂之轅端橫木

縛轅以駕牛者非也小車制於人其前廣而不用一轅自轅前兩曲而後轅衡以縛輓輓即軌也軌自七寸之間而非
即衡之謂則謂之轅端上曲拘衡以駕馬者亦非也又附考曰平地任轅曰大車如農有役車兵車有車也車前直出之木謂
之轅小車之轅亦名謂大車轅長二丈七尺小車轅長一丈四尺四寸大車兩轅
一半在轅內以牛頭低故其勢直小車一轅兩服馬夾其外以馬頭高故其勢曲

愚按輓軌大小車之說金澈最得之夫大車小車之分在牛馬之二轅一轅轅端
之衡亦同謂之衡者權衡之謂同一橫木而取其平雖平而又可以低昂俯仰與
牛馬相協故謂之衡但衡可合轅端而不合牛馬之頸故衡下別制爲輓軌二物
上以合於衡下以合於牛馬頸使剛柔應節而牛馬亦適與輓軌之短長疎密相

合而不離如人必有信乃能涉世而無阻也春秋之世專尚詐力自以爲可行故夫子喻之以此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孔曰文質禮變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馬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馬曰物類相招勢數相生其變有常故可豫知

朱註

子張至可知也

王者易姓受命爲一世子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

子曰至百三

綱謂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五常謂仁義禮智信文質謂夏尙忠商尙質周尙文三統謂夏正建寅爲人統商正建丑爲地統周正建子爲天統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間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則自今已往或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之遠所因所革亦不過此

豈但十世而已乎聖人所以知來者蓋如此非若後世識緯術數之學也

愚按中國自開闢以來迄於漢宋制度文物屢變而綱常不變故朱子從馬氏以綱常訓所因今泰西諸國設官出治頗合周禮而倫常之實則異焉是綱常非百世不變者大傳曰聖人之治天下也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

器械別衣服此得與民變革者也

服色者服如服牛乘馬之屬謂戎事所乘夏乘圖股乘輪周乘圖後世如史記句如圖中城其馬隨方色東青西白南赤北黑之類色者標牲

所用之色夏元社服白社周耕服是也徽謂旌旗若周禮九旗號謂號名周禮大司馬仲夏數及含辨號名之序者是也

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

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此損益可知之說也清按漢宋諸儒以綱常訓所因謂百世不能變今仁義禮智信固猶是也而共和政體已定則

君爲臣綱之說變矣男女平權則夫爲妻綱之說變矣西人至成年

各國之例不一有以十八九歲爲成

年者有二十一二者而以二十歲爲多

卽有自由之權父母不得制之此風漸已東被則父爲子綱之說又

將變矣然其實西人仍親其所親尊其所尊長其所長也其男女之間亦不能無

禮以別之也則治法可變而治理仍不可變詳見前例大傳所載斯損益可知之真義也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鄭曰人神曰鬼非其祖考而祭之是諂以求福也
見義不爲無勇也 孔曰義者所宜爲也而不能爲是無勇也

朱註

子曰至

諂求媚也

見義至

無勇也知而不爲是無勇也

愚按己之祖宗則其鬼也若魯祀雍巫鄭祀周公衛欲祀夏相則非其鬼矣非鬼而祭意在邀福卒之福不可邀徒形其諂耳未見義而不爲無足怪見而不爲一由於畏難一由於避禍畏難不過庸碌者流委靡不振避禍則賢者不免夫遇禍而在所當避避之可也如不當避而避之則畏葸退縮是無勇矣朱子說得透而後書不
明季周順昌之被手醢圍以求與楊左諸君子同死則又過於求禍者也豈知富貴在天死生有命邀福者未必得福避禍者未必免禍小人枉爲小人說

論語稽

爲政稽第二終

後學黃瑞王汝玉子所
校學天門程炳金星坡
男應勳紀三

校字